

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





2 040 0426 4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主編

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

郭紹虞集解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

郭紹虞箋釋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6-2161

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16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字數 66,000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張 $3\frac{1}{8}$ 插頁 2

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書號 10019·2696 定價 0.34 元

目次

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	一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	五五
後記	八五
附記	九七

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

序

杜甫戲爲六絕句，開論詩絕句之端，亦後世詩話所宗。論其體則剏，語其義則精。蓋其一生詩學所詣，與論詩主指所在，悉萃於是，非可以偶爾游戲視之也。考杜集編年諸本，此六絕均在上元二年，（浦起龍讀杜心解列在寶應元年，相差一年。惟明代單復讀杜詩愚得將此詩列在天寶九載；清代李長祥、楊大鯤合編之杜詩編年將此詩列在『天寶八載在東都九載冬回長安時作』。此二說分歧較大。）時杜甫已五十歲，則爲其晚年之作，故能精當如是。第惜其爲韻語所限，不能如散體之曲折達意，故代詞之所指難求，詩句之分讀易淆，遂致箋釋紛紜，莫衷一是，杜甫詩學，求明反晦。解人難索，爲之興歎。爰立二例，以爲集解：一曰比觀衆說，一曰以杜證杜。諸家歧說，非彙萃而比觀之，不能別其是非，明其短長。故爲分類排比，使異點所在皎然易知。至於加以抉擇，斟酌去取，則又一以杜甫論詩主指爲衡。本其集中其他論詩之句，觸類旁通，互爲印證，則羣輻共轂，一貫非難；而諸家曲說，昭昭然白黑分矣。批卻導窾，非敢自是，管窺蠡測，冀有一得。初不謂此寥寥六絕，竟會生發爾許議論也。至諸家舊說，其展轉稱引與無關弘旨者，則不備載云。

郭紹虞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張戒藏寒堂詩話〕戲爲六絕句詩，非爲庾信、王、楊、盧、駱而作，乃子美自謂也。方子美在時，雖名滿天下，人猶有議論其詩者。……子美忿之，故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也。然子美豈其忿者，戲之而已。其云『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若子美眞所謂掣鯨魚碧海中者也。而嫌於自許，故皆題爲戲句。

〔劉辰翁評點杜子美詩集〕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庾信與後來作者，如楊、王、盧、駱亦豈易及哉？爾曹輕薄，不見稱數。

〔錢謙益讀杜二箋〕作詩以論文，而題曰『戲爲六絕句』，蓋寓言以自況也。韓退之之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羣兒之謗傷者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嗤點流傳』，『輕薄爲文』，皆閤指並時之人也。一則曰『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退之所謂『羣兒』也。……題之曰『戲』，亦見其通懷商榷，不欲自以爲是。後人知此意者鮮矣。（案江田杜園說杜云：『愚謂此說大不然。夫賦嗤子山，詩嗤四子，則杜老詩文，宜爲當時所崇尚矣。而公顧不私一己，乃諄諄然爲後生明言而正告之，其心何等光明正大，豈比夫論詩論文分門戶而袒同鄉，令人有『文章何處著鄉情』之誚者哉！』此說與錢氏立異。所言『分門戶而袒同鄉』云云，亦深中錢氏病痛。但謂

『賦嘯子山，詩嘯四子，則杜老詩文，宜爲當時所崇尚』，尙不合事實。當時後生之不滿杜老，恐正因其不廢六朝、初唐，故加以譏議。錢氏據韓詩立論，未可厚非。）

〔汪灝知本堂讀杜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聲名豈浪垂？』公欲以詩傳世，不知心疲若何，而俗子動輒自命千古，及考其所學，中無所有，公於是爲之明諭一番：爾勿如彼，爾須如此，乃得也。

〔楊倫杜詩鏡銓〕六首逐章承遞，意思本屬一串。……庾信、四傑，特借作影子，非謂詩道以此爲至也。下四章俱屬推開。舊解仍粘定前文，故多輾轉不合。

〔又〕昌黎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當公之世，其排詆者亦不少矣。故偶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皆屬自寓意多，非如遺山論詩絕句通論古今人之詩也。然『別裁僞體』，『轉益多師』，學詩之道，實不出此。

〔許寶善杜詩註釋〕此六詩爲時人輕薄前輩而作也。前三首言前輩學問深厚，今人不及，豈可輕薄。第四首言大家小家自是不同，宜其見不到也。五六教人求之古人，立志高遠，自有成功之日，蓋杜公當日，時輩必多譏誚之者，故慨然而作此詩。

案：右說謂六絕爲杜甫自況。姑舉六家以概其餘。下準此。

〔黃生杜工部詩說〕諸章備見公論文之旨，蓋因當時後生輕薄前賢，特發此論。大旨在篇末『轉益多師』一句。言博取自益，乃爲善學，嘯點前賢，徒傷輕薄耳。

〔陳式陳問齋先生杜詩說意〕問齋曰：『六詩總爲後進發。』

〔仇兆鰲杜詩詳註〕此爲後生譏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

〔浦起龍讀杜心解〕後生輕薄，附遠而謾近。蓋遠者論定既久，不敢置喙；至於近人，則哆口詆訶，以高自誇詡。剽竊古人影響，博其談資，究於古人所謂師承派別之源流，茫乎未有聞焉。少陵痛焉，而作是詩，故前三章錯舉近代詩人以立案。

〔又〕金源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託體於此。

〔沈德潛杜詩偶評〕當時愚人必有輕薄老成者，故發此以正之。論庾信、王、楊四子，而少陵之詩品亦於是見。頻呼『爾曹』，蓋悲閔之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六絕句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也。其曰『今人嗤點』，曰『爾曹輕薄』，曰『今誰出羣』，曰『未及前賢』，不惜痛詆今人者，蓋欲俾之考求古人源流，知以古人爲師耳。

案：右說皆謂六絕主旨在告誡後生。翁方綱謂六絕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此說不盡然；

浦起龍謂『附遠而謾近』較近是。

〔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趙（次公）云：『此六篇皆言文章之難事，公雖謂之戲，而中有刀尺矣。』

〔盧世淮讀杜私言〕戲爲六絕、存歿口號、解悶等作幾二十首，子美平生好古憐才，論文求友，一片眞精神畢見於此。試舉凡情論之：學古人而陽以傲古人也，妬今人而因以貶今人也，操戈入室，拔本塞源，單欲顯出自己，輒忍上撿前修；貴耳賤目，黨同伐異，妄自張大，無佛稱尊，如輕薄

之晒王、楊、盧、駱者，種種惡習，最傷大雅。夫子美則不然，其言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溫柔敦厚，藹然可掬。……至庾信之老健，盧、王之風騷，信從隻眼玄鑒得之，豈同凡論。……以如是大文章大議論，第於斷句小詩悠然寄興。掣鯨魚於碧海，攀屈、宋而方駕，舉一毫端，建寶王刹，其子美之絕句乎？

〔朱彝尊曝書亭杜詩評本〕詩最忌議論。議論雖卓，猶戲也。六絕論詩之源流當祖風騷，固矣。然遞相承述，則舍六朝、初唐無從入也。可謂卓識確見，獨冠古今矣。題之曰『戲』，寓意甚深。（案據劉濬杜詩集評、顧鄭堂少陵詩鈔，知此乃李因篤語。）

〔吳見思杜詩論文〕六絕爲今人論文之作。然此輩豈足論文者哉！故曰『戲』也。

〔張潛讀書堂杜詩註解〕六絕爲詩道指南，如『劣於漢魏近風騷』，『未掣鯨魚碧海中』，『不薄今人愛古人』，『別裁僞體親風雅』，公已明明爲千古學詩者指出正派。

〔又〕讀六絕可以知詩學矣。趨今議古，世世相同。惟大家持論極平，著眼極正。

〔吳瞻泰杜詩提要〕此六絕是公自道其本原之學，而作詩之實也。今世研揣聲病、尋章摘句者，目杜爲村夫子，而踵撼樹之迹比比矣。讀此不爽然失哉！

〔愛新覺羅弘曆唐宋詩醇〕以詩論文，於絕句中，又屬剏體。此元好問論詩絕句之濫觴也。六朝、四子之文，自是天地英華，不可磨滅。其所成就，雖遜古人，要非淺薄疎陋之徒所可輕議，宜甫之直言訶之也。『翡翠蘭苕』，『鯨魚碧海』，所見何其高闊！上『親風雅』，『轉益多師』，解人

不當爾耶？此六詩固不當以字句工拙計之。

〔吳景旭歷代詩話〕嘗讀杜集戲爲六絕，此便是老杜詩話。其一絕云：『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蓋言前輩之不易貶，又言其不易效也。

案：右說皆以六絕爲杜甫論詩談藝之作。

〔黃生杜工部詩說〕以上數詩（指六絕前五首）反復較論，以明前賢之不可及，而終之曰『別裁僞體』『轉益多師』。以此質前賢，亦當心服；以此折後生，定自氣平。公殆以身說法者。蓋其所作，上自騷雅，下迄齊、梁，無不採穫而醞釀之，以成一家之言，是故實大聲宏，淵涵嶽峙，戲蘭苕而掣碧海，殆兼有之。其才力之雄，洵足跨越數公矣，而公顧兢兢推重不置也。海以善下，終稱谷王，其斯之謂歟！

〔劉瀟杜詩集評〕查慎行云：『前三首譏一時輕薄後生敢於議古人者。』「才力」一章，致慨於當今之乏人。後二章先生自述著作苦心，今人且不敢薄視，況古人乎！雖遞相祖述，固當取法乎上，苟近於風雅，則皆可爲我師也。作者之虛懷集益如此。』（案查說見初白詩評卷上）

案：右說兼以上各義。

〔史炳杜詩瑣證〕戲爲六絕，杜公一生譚藝之宗旨，亦千古操觚之準繩也。……總而論之：前三章警戒後生不可輕視庾、王數公。蓋其文體雖不及漢、魏之高古，然非才美學富，莫之能爲，則亦終歸於身名俱滅；而後世之高心空腹者，可以返而從事讀書矣。後三章則公不欲以數公自限，而超然出羣，由漢、魏、屈、宋以幾於風雅，亦卽以勉勵後生。蓋數公文勝於質，不免意爲詞累。必

其尋源風雅，然後足以通諷諭而盡忠孝，明乎得失之迹。此詩文之極致，所以有裨於世道人心也。公指點到此，後世之誇多鬬靡者，可以進而深求古義矣。

案：右說以六絕爲杜甫論詩宗旨並兼有告誡後生之意。

〔唐元竑杜詩攷〕戲爲六絕，專闢僞體也。僞體者何？爲當時學四言詩及楚詞者言也。原本風騷，自詭復古，降及漢、魏，庶幾近之。六朝不足學矣，況王、楊、盧、駱乎？然盧、王輩雖遜漢、魏，並是異才大手；開府雖有小疵，老輩更不可及；爾曹單薄瑣瑣，未易攀後塵也，方且自誇能撥去時調，無所掇拾，不知攀屈、宋卽屈、宋是汝師，親風雅則風雅是汝師，獨非掇拾前人乎？屈宋、風雅究自有真，汝直僞耳！未得國能，已失故步，空腹高心，多見其不知量也。唐人集中掇風騷等作甚衆，公獨無之，以此意當時必有以此誇公者，故發斯論耳。

案：右說亦以此詩爲告誡後生與論詩談藝之作，但重在闢僞體。

〔夏力恕杜文貞詩增註〕此爲學古而不知遞相祖述者發也。一首言以庾信文章而嗤點之，不知其老成也。二首言以盧、王輩之體而輕薄之，不知其不可廢也。三首言盧、王雖劣，實亦祖述之階梯，而人不自量也。四首言爾曹些小文采庸或有之，絕大規模全不知也。五首述其作詩之意，言不薄今人乃能愛古人，雖清詞麗句之盧、王亦必與之爲鄰。始將企及齊、梁之庾信，而後可以上規屈、宋，所謂『遞相祖述』也。不然，薄盧、王而高言屈、宋，不知且出庾信後矣。六首因言汝曹以未及前賢爲疑乎，前賢亦遞相祖述耳。盧、王祖庾信，庾信祖漢、魏，漢、魏祖屈、宋，屈、宋

祖風雅，遞而上之，各有所先，要皆風雅之苗裔也。其不及風雅者，皆以僞體未淨耳。誠能區別而裁汰之，則盧、王有盧、王之風雅，庾信有庾信之風雅，漢、魏、屈、宋，又各有其風雅，汝曹自度居何境地，所當祖述者復先誰乎？引而近之，可以爲汝師者不更多乎？

案：右說亦以此詩爲告誡後生與論詩談藝之作，但重在遞相祖述。蓋本黃生、錢謙益諸人之說而發揮之。

〔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鶴（黃鶴）曰：『公雖戲爲六絕，而俱言作文大概，欲人以庾信爲法，而以楊、王、盧、駱爲戒，蓋亦默寓其祖得作文之正體也。』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予撰古今論詩絕句舉杜六絕冠首，亦從舊說云爾。雖各家詮解不同，其以爲論詩則一也。反覆求之，殊爲不安。奮然自下己意，一掃從前成說。知我罪我，以待識者。○古人鑄題，極爲不苟，如是論詩，何不曰『戲成論詩六絕』乎？且第一首『賦』字，第二首『文』字，作何安頓？如引文選爲說，文選亦是以文概詩，未聞可指詩爲文也。讀者審之。

案：右說以六絕爲泛論詩文之作，不全是論詩，與諸家說不同。又黃鶴謂以庾信爲法，四子爲戒，更與諸家說異。

紹虞案：此六絕主旨，昔賢均謂爲論詩，惟黃鶴以爲論文，宗廷輔以爲第一首論賦，第二首論文，第三首始論詩，以下諸首則彙而論之。其說與諸家異。案：第二首與第三首均論初唐四傑，兩首意思本屬一貫，必欲離而爲二，似亦有所未安。且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論潘岳，謂『心畫心

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其論陸機亦有「關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之語。使以宗說繩之，得勿謂此三十首不盡論詩耶？須知杜甫六絕意在針砭後生，庾信、四子不過借以發意，無論論詩論文，正不必拘泥求之。且即使杜甫本意以第一第二兩首爲分指賦與文而言，亦未嘗不可窺其論詩宗旨與詩學所詣。蓋論體雖別，究理則通也。故解此六絕，與其着眼於其所論之體，無寧注意於其作之之動機。由其所以作此六絕之動機言，要不外上述三說：其謂爲寓言自況者，以爲嫌於自許，故曰戲。其謂爲告誡後生者，以爲語多諷刺，故曰戲，亦有以爲「戲」字僅指第一首言者。其謂爲自述論詩宗旨者，則又以爲詩忌議論，故曰戲；或以爲此輩不足論文，故曰戲。實則上述諸說皆有可通。杜甫作此六絕之動機，或誠不免因於蚍蜉撼樹之輩好爲謗傷，有所激發，遂託於庾信、四子以寓其意，則對於後生之輕侮老成，自不禁有深惡痛絕之辭。因憤激而深惡痛絕之，因深惡痛絕而指斥之，因指斥而又告誡之，教誨之，則於指點之中，而論詩宗旨亦自然流露矣。論詩宗旨既已全盤托出，則此即杜甫一生學詩嚆向所在。謂爲自況，亦未爲非。楊倫、史炳二家之說，似已見到此點。是故解釋此題，正不必泥於一端言也。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王若虛《滄南文辨》〕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讀庾氏諸賦，類不足觀，而愁賦尤狂易可怪。然子美雅稱如此，且譏誚嗤點者。予恐少

陵之語未公，而嗤點者未爲過也。

案：右爲駁杜說者，可不論。

〔江田杜園說杜〕於庾子山祇是說賦，元未及詩，不得以此便坐杜老亟稱齊、梁。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首論賦。庾子山之賦，自魏、晉而下，允推獨步。少陵奮迅，起而紹之，非特詞旨藻麗，其一種沈鬱頓挫，極有神似之處。入之深，故言之切。哀江南一篇，冠絕古今，乃作於入周之後，已在暮年，故云『老更成』也。『凌雲健筆意縱橫』七字，是庾賦切實注脚，假移作評詩即非是。唐自開、寶以降，國初淳龐之氣浸漓，後生輩多覺前賢古拙，恣情評泊，至令絕世名篇，供其嗤點。譬之風狂獼狗，何足與校。『不覺』者，憤詞也，非遜詞也。

案：此雖未駁杜說，但謂爲論賦，與王若虛說同。

〔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趙（次公）云：『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老成者，以年則老，以德則成也。文章而老更成，則練歷之多爲無敵矣。故公詩又曰「波瀾獨老成」也。○嗤點，嗤笑點檢之也。……後生，言在後時所生，不必以年少爲後生也。今人嗤點其賦，則亦公自謂矣。庾信生於前故謂之前賢；公生於後，故謂之後生。此又反其本傳中語也。』（案周書庾信傳：『信文采綺豔，爲世人所尙，謂之「庾體」，宿學後生，競相模範。』趙註謂反其語，則是言今人不學其體也。）

案：右說以後生爲杜甫自言，與以後諸章不合，其說難通。

〔邵寶杜詩分類集註〕公見時尙浮華，每欲人以庾信爲法，而以楊、王、盧、駱爲戒。（案此說本黃鶴，

恐非。故言庾信文章老益成格，筆勢縱橫而有凌雲氣象，今人嗤點者未爲知道，而後生宿學自不能不起畏於前賢也。

〔周句杜釋會通〕『前賢』，庾信也。『後生』，今人也。『流傳賦』，庾賦之流傳者。

〔黃生杜工部詩說〕『老成』，字本相連，插一『更』字，便見少作固佳，晚作益進，故其健筆縱橫，僂乎有凌雲之勢也。然流傳至今，反遭輕薄嗤點。語云：『後生可畏。』以觀今日，不覺此語信有徵矣。題中『戲』字見此一首，以下皆屬正論。

〔盧元昌杜詩關〕庾信文章清新獨絕，老而彌健，意復縱橫。彼輕薄者，何足語此。所以流傳之賦，漫爲今人嗤點，使前賢如庾信者反畏後人之姍笑，是可歎也。

〔朱彝尊曝書亭杜詩評本〕點，點竄也。言子山之賦本佳，而今既嗤點之，點者未必無說。前賢已矣，安得不反畏之乎？

〔吳見思杜詩論文〕庾信之才老而更成，其高峻則筆勢凌雲，其闊大則意思縱橫也。流傳至今，反爲今人嗤點，則前賢反畏後生矣。

〔仇兆鰲杜詩詳註〕首章推美庾信也。開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筆勢則凌雲超俗，其才思則縱橫出奇。後人取其流傳之賦，嗤笑而指點之，豈知前賢自有品格，未見其當畏後生也。當時庾信詩賦與徐陵並稱，蓋齊、梁間特出者。前賢指庾公，後生指嗤點者。

〔張潛讀書堂杜詩註解〕此見今人嗤點之非，前賢實勝後人。○公詩有『流傳江鮑體』句，便括庾信

在內。○舉一庾信，以槩六朝。

〔吳瞻泰杜詩提要〕舉一庾信以槩六代之前賢。嗤點前賢，徒自薄耳。前賢豈真畏後生耶？反言見意。
〔浦起龍讀杜心解〕首章提出『老更成』三字，便爲後生頂門一鍼。末句謂聽其嗤點無忌憚之言，不覺前賢且生畏矣。爲前賢稱屈，正使後生知警也。

〔夏力恕杜文貞詩增註〕此『今人』卽二三首之『爾曹』。○此『前賢』，指庾信。

〔周家杜工部詩集解〕『前賢』卽庾信，『後生』卽今人也。夫後生固云可畏，然信與今人似乎有間，況流傳之賦乎！嗤點者相繼而起，信真欲畏之耶？——所謂『戲』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不覺前賢畏後生』，此反語也。言今人嗤點昔人，則前賢應畏後生矣。嬉笑之詞，以此輩不必與莊論耳。（案翁氏杜詩附記云：『末句反言之也。惟此一首末句以反筆勒住，所以下章之「江河萬古」、「掣鯨碧海」，氣更伸長也。』）

〔汪師韓詩學纂聞〕首章云：『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乃詰問之言。今人詆毀庾信之賦，豈前賢如庾者，反畏爾曹後生耶？

〔史炳杜詩瑣證〕『庾信文章』云云，言庾文不專綺麗，亦且老健縱橫，今人嘲笑其賦，遂不覺前賢之畏後生。『後生』卽今人，乃當時淺學之徒。趙註以爲公之自謂，與上二句贊美意不貫。又，『不覺』，覺也。仇註以爲未見其當畏後生，語亦非。

案：右皆統解全詩，其意偏重在後生之嗤點前賢。雖有正言反語之分，要猶無多歧解。

〔周家杜工部詩集集解〕此六首蓋爲當時之人輕視六朝、初唐，妄以風騷、漢、魏自命而作。此舉庾信以例其餘，非止謂信也。下『楊王盧駱』亦然。

〔江田杜園說杜〕『流傳賦』，謂哀江南賦也。文嗤子山，詩誚四傑，當時必有綺麗爲嫌而唱爲騷雅之製者。元微之謂『好古者遺近』，正是此人；又謂杜陵『直道當時語』，正是如此等作也。

案：右說謂舉庾信以例其餘，張潛、吳瞻泰諸人均已言之，惟周家謂此六首爲時人輕視六朝、初唐，妄以風騷、漢、魏自命而作，江田謂卽元稹所指『好古者遺近』之流，則前人所未語及。

〔楊慎丹鉛總錄〕庾信之詩爲梁之冠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麗』；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麗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麗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麗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麗，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強作老成態度，而綺麗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王嗣爽杜臆〕大有意思人必不輕薄前輩。蓋名下無虛士，必有獨到處。老杜文章冠千古，其推尊前輩如此。『庾信文章』不曰老始成，而曰『更成』，其意可思。

案：右泛論庾詩。

紹虞案：楊慎之說雖僅論庾信之詩，與解全首有別；然其說入妙，頗得杜甫論詩之旨。杜老詩風，卽在能兼『清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卽在此。杜之稱嚴武云：『詩清立意』

新。』（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稱孟浩然云：『清詩句句盡堪傳。』（解題）此清新之說。至其敬贈鄭諫議詩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則又老成之義。是亦杜甫論詩兼主『清新』『老成』二者之證。此即求之六絕句中亦可得其解。清新之意，所謂『清詞麗句必爲鄰』也；老成之說，又所謂『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也。蓋『清新』『老成』二者相反而適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不薄今人愛古人』一語。（此說又須活看，與下文解不同。）『不薄今人』，則齊、梁以來悉在可師之列；『愛古人』，則漢、魏以上更爲淵源所自。師齊、梁，所以取其清新；親風雅，又所以法其老成。蕭子顯云：『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南齊書文學傳論）此齊、梁間詩之所以趨於清新。陳子昂云：『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廢，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此唐詩之所以返於老成。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之境界，正須從『不薄今人愛古人』中來也。不明此意，則杜氏論詩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絕句亦無從獲解。觀於錢謙益之解此六絕謂其『惜時人之是古非今』，而翁方綱乃謂『六首俱以師古爲主』，歧解紛紜，正相反背，蓋即由各執杜說一端而已。或乃病楊慎之解『老更成』爲老成，爲未明杜甫詩意；或又以爲『清新』指格，『老成』指境，二者不可對舉而言。殊不知『老更成』三字，至爲明顯，盧元昌、吳見思、仇兆鰲、浦起龍諸人亦均解爲『老而彌健』。楊慎通識，其智豈出此諸人下？且證諸杜甫他詩，更有『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階面青苔老更生』（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交情老更親』（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諸句，句法正同。又其詠懷古跡詩亦有『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之句，亦

正與『庾信文章老更成』一語相互發明。楊慎博學，亦豈不知之？顧其獨以『老成』與『清新』對舉而言者，亦以此首之論庾信文章，本重在下一句『凌雲健筆意縱橫』之語。『凌雲健筆意縱橫』，則與所謂『清新』云者不盡相同。是故『凌雲健筆』之句固爲評其老而更成之文，而亦未嘗不可以『老成』二字概括盡之。蓋以『凌雲健筆』一語不可與『清新』二字對舉而言，故卽用詩中『老成』二字連綴爲詞。曰『老成』，則『凌雲健筆意縱橫』之意自在，且可與『清新』對舉而言矣。此正與盧世澹、史炳諸氏之稱『老健』者相同，焉得遽以語病譏之？須知楊慎此節，本非解其全詩，而『老成』二字亦只取爲形容『凌雲健筆』一語。若欲泥而求之，謂爲誤解，斯真不免太重字句矣。

楊王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趙（次公）云：『楊炯不伏王勃而畏盧照鄰，嘗曰：「魏在盧前，恥居王後。」炯意欲云「盧楊王駱」，而公今云「楊王盧駱」，則公語中已見品第矣。四子之文，大率浮麗，故公以之爲輕薄爲文，而晒之未休也。孔子曰：「是故晒之。」下一晒字，而許與見矣。唐人玉泉子之書載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然則公以之爲「當時體」，亦豈過爲抵排之說哉？」』

〔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杜子美笑王、楊、盧、駱文體輕薄，然盧病梨賦未易貶駁；駱檄武氏多警策語；

王邊上有懷云：『城荒猶築怨，碣毀尙銘功。』楊挽詩云：『青鳥新兆去，白馬故人來。』亦佳句也。

案：右說皆言杜甫輕貶四子，劉氏雖爲四子辯護，然解此詩實誤。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首論四六。隋、唐以前，以駢儷爲文，單行爲筆，故梁昭明撰集八代之作，名曰文選，明其不取樸率也。第二句『文』字著眼。『王楊盧駱』是唐初四傑，『當時體』，謂相傳共守之體。『輕薄』，卽指後生輩。是時昌黎未出，天下尙不知古文，哂之者，非哂其四六，哂其體之古拙，猶賦之嗤點庾信云爾。『爾曹』二句，不啻大聲疾呼矣。

案：右說謂杜甫推尊四子，與後述諸家同；惟言此首僅論四六，爲稍異耳。考宋時洪邁、劉克莊諸家之說，亦均就四子賦檄記序碑碣諸文論之，則此亦非宗氏創見。而洪、劉諸氏不以之僅僅指文，似更較通達也。

〔萬立方韻陽秋〕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會季狸艇齋詩話〕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逮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盧、駱之文，不啻如俳優；而王績之文，於退之猶土苴爾。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艶不及之語；子美於王、盧、楊、駱之文，又以爲『當時體』而不敢輕議。古人用心忠厚如此，異乎今人露才揚己，未有寸長者已譏議前輩。此皇甫持正所以

有衙官老兵之論。（案『衙官』非皇甫湜語。）

〔胡震亨杜詩通〕江河，以比四子；爾曹，謂哂四子者。

〔胡震亨唐詩談叢〕『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義山自詠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少陵自詠萬古之四子。

〔賀貽孫（案吳興叢書本作吳大受）詩筏〕太白仙才，然其持論不鄙齊、梁；子美詩聖，然其持論尙推盧、駱。譬之滄海，百川細流無不容納，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也。虛心憐才，殊爲可師。今之名流，遞相掊擊，破幟立幟，爭名喪名，較之李、杜，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汪源知本堂讀杜詩〕哂楊、王輩者，死而無聞，而楊、王輩仍自不朽。○楊、王、盧、駱豈可輕哂，何今人之不自知！

〔楊倫杜詩鏡銓〕未免過譽，亦屬有激之詞。下章仍帶稍抑，不失分寸。

〔盧坤五家評本杜工部集〕邵長蘅云：『杜實是推服四子，非自況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初唐四傑草昧初開，未脫陳、隋風調，射聲逐影之儔不免隨人軒輊。少陵虛懷樂善，爲後來輕於毀譽者戒，故曰：『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誠取之也，誠重之也。

〔馬星翼東泉詩話〕子美於古人多所推尊，不特蘇、李、曹、劉爲所服仰，卽陰、何、鮑、庾亦極口贊揚；下至王、楊、盧、駱似可少貶焉，猶以爲『江河萬古』。此子美所以轉益多師，集其大成，

後世學者所當效也。

案：右說皆言杜甫推尊四子。諸家雖不盡以杜之推尊爲然，而其解釋此詩則均謂杜於四子初未貶抑。

〔黃生杜工部詩說〕『當時體』三字，出後生輕薄之口，非定論也。故告之云：吾見爾曹名止一時，若彼數公，自當江河萬古耳。○後人論唐文三變，必以子昂爲稱首。四子未泯齊、梁餘習，固難正始唐風，而子美特相推重如此，非惟不欲輕議前輩，亦見廣師博取，有美必收，此公之所以爲大也。

案：右說亦言杜甫推尊四子，但以當時體爲出後生輕薄之口，則全屬貶義。

〔洪邁容齋四筆〕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云，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

〔周甸杜釋會通〕當今輕薄子每以前賢爲可笑。○不知四子之文久不可滅。

〔盧世淮讀杜私言〕若王、楊、盧、駱爲輕薄所哂，幾無完膚，而子美直罵輕薄身名俱滅，仍以『萬古江河』還諸四傑，匪惟公道，抑見剛腸。

〔盧元昌杜詩聞〕豈獨庾信！王、楊、盧、駱號爲四傑，亦當時一體，未可妄議。何今文輕薄，反加姍笑哉！豈知輕薄之文，身名俱滅；彼四傑者，其文章浩淼，自與江河同流萬古。輕薄者多見不知量耳。『輕薄爲文』，謂今人文體輕薄，非謂輕薄四傑，如『點鬼簿』『算博士』云云。

〔張潛讀書堂杜詩註解〕此言文章各有體裁，古人之作必傳，今人不能。○『當時體』三字。文章各代別有體裁，不得執一以論。輕薄爲文，卽今人也。哂，謂哂四子。爾曹，指哂之者。不廢，謂四子。〔吳見思杜詩論文〕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當時文體傑出，今日輕薄之流，爲文何似，而哂之哉！以爾之文，不過身名俱滅耳。四公之文，則長江大河，流傳萬古，亦何損乎！

〔浦起龍讀杜心解〕此與首章同旨，逗出『輕薄爲文』四字，則於文之所謂體者，不足與言，宜於一時成體之文而哂之矣。首章下二，反言以警醒之，此則正言以點破之。

〔張燮承杜詩百篇〕『輕薄』『爾曹』，皆指後生。

案：右說亦謂其推尊四傑，惟以『輕薄爲文』四字爲指後生嗤點之輩。

〔仇兆鰲杜詩詳註〕此表章楊、王四子也。四公之文，當時傑出，今乃輕薄其爲文而哂笑之。豈知爾輩不久銷亡，前人則萬古長垂，如江河不廢乎！

〔汪師韓詩學纂聞〕次章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輕薄爲文』四字，乃後生哂四家之語，非指後生輩爲輕薄人也。

〔史炳杜詩瑣證〕王、楊、盧、駱云云，言四子文體自是當時風尚，乃嗤其輕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爾曹身名俱滅，而四子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常流。所謂『當時體』者，非貶辭也。趙註據玉泉子稱：『時人之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而云：『公以爲當時體，豈過爲抵排？』是認作貶辭矣。輕薄爲文，乃譏哂四子者之言。盧註（指盧元昌杜詩聞）以後生

自爲輕薄之文而反哂前輩，亦與上句不貫。

案：右亦謂其推尊四傑，惟以『輕薄爲文』四字，爲後生哂四子之語。

〔施鴻保讀杜詩說〕戲爲六絕句第二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註：四公之文，當時傑出，今乃輕薄其爲文而哂笑之。（案此指仇註）又引盧元昌說：後生自爲輕薄之文，而反哂笑前輩。今按『輕薄』字，始見西京雜記，『茂陵輕薄者化之』，言人之輕薄也。絕句漫興云：『輕薄桃花逐水流』，贈王侍御契云：『洗眼看輕薄』，貧交行云：『紛紛輕薄何須數』，皆是此意。此詩謂後生輕薄之人，譏笑前輩爲文也。前二說皆非。

案：右又以『輕薄爲文』四字分開講，以『輕薄』指後生，以『爲文』指前輩，但不明確。

紹虞案：自來解此詩者有二歧說：謂爲杜甫譏哂四子者，趙次公、劉克莊、邵寶諸人是也；謂爲推尊四子者，則自洪邁、葛立方以來，諸家皆然。考杜偶題詩云：『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所謂『歷代各清規』者，正是『當時體』之絕妙解釋。則所謂『當時體』者，初無貶抑之意。且此六絕中又有『轉益多師是汝師』之語，則知其於楊、王四子亦在可師之列。故知謂杜甫笑王、楊、盧、駱文體輕薄者，妄也。然謂杜推尊四子，而以輕薄爲文指後生嗤點之輩，則亦未當。趙註據玉泉子稱：『時人之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此正時人譏哂四子之證。舊唐書文苑傳載裴行儉語，稱：『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此又四子立身爲文不免輕薄之證。故『輕薄爲文』四字當爲譏哂四子之語。但此非出於杜，而出於時人。

故杜於四子，初無貶抑之意，而於時人之妄肆雌黃者，反不以爲然也。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王十朋集百家註編年杜陵詩史〕趙次公曰：『言漢、魏之文去古未遠，終有風、騷之氣，而盧、王之文比之爲劣。謂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之馬，皆可充君之馭，然或過都而蹶，則猶不爲不良馬也。』

「爾曹」指盧、王矣。』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案：右說皆言杜甫貶抑四子，以爾曹指盧、王。史炳杜詩瑣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本極言馬之神駿，而趙註乃云龍文虎脊之馬，過都而蹶，猶不爲不良，而以爾曹指盧、王，謬矣。』

〔劉辰翁評點杜子美詩集〕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之，以爲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材也。爾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所以極形容前輩之未易貶也。註謂盧、王爲爾曹，是全失先後語意。

〔范鵬雲歲寒堂讀杜〕君，指盧、王。龍文虎脊，驕驕也；名馬過國都如歷塊。（案范鵬雲、張潛二人之書多雷同語。）

〔劉清杜詩集評〕李因篤云：『龍文虎脊，盧、王其選也；爾曹哂盧、王矣，假令歷塊過都，則立見其敗耳。』

案：右說又言杜甫推尊四子，以爾曹指後生。

〔周甸杜釋會通〕此四人之斷案。言盧、王，則楊、駱在其中矣。『縱使』，乘上篇而復議之也。言雖不及漢、魏，亦同祖風騷之體。

〔錢謙益讀杜小箋〕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源流實出於風騷，此所以『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劣於漢魏近風騷』，『別裁僞體親風雅』，公於此點出金剛眼睛矣。

〔汪師韓詩學纂聞〕又一解：『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九字相連，言盧、王比之漢、魏則劣，然其於風騷之旨則近矣。

〔張潛讀書堂杜詩註解〕此言盧、王詩體之正，而今人小技無當大用。

〔又〕『縱使盧王』一首言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源流實出於風騷，此所以萬古流傳也。『龍文虎脊』，正指盧、王文之藻麗。『君馭』，謂盧、王能駕馭而用之也。『過都歷塊』，言用之於大處也。『見爾曹』，言其小巧伎倆立見，如駑駘之不堪驅策，豈敢望龍文虎脊者乎？即下『翡翠蘭苕』，亦此意。

〔許寶善杜詩註釋〕謂遜於漢、魏，卻近於風騷，即不懈而及於古意。歷塊過都，言試之乃見優劣。

案：右說亦言杜甫推尊盧、王，惟以『劣於漢魏』連讀，以『近風騷』重讀，謂雖劣於漢、

魏而轉近風騷。其說蓋始於周甸，而錢謙益本之，創爲別解，後人遂多宗此說。錢謙益初學集徐元歎詩序云：『王、楊、盧、駱見哂于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漢、魏而近風騷者乎？』與其讀杜小箋之解同。仇兆鰲杜詩詳註、陳訏讀杜隨筆已辨其誤。

〔江田杜園說杜〕此首承上起下之詞，言四家駢麗，在當時之體則然，而爾曹必欲易之。今縱使盧、王操翰，刊落詞華，獨存眞質，則埒如漢、魏而與風騷爲近矣。然譬之騏驥，其有駿骨者，必龍文虎脊發見於外，而後逐日追風，馭堪千里；若爾曹本無文采，謬稱復古，試使歷塊過都，有蹶而已。何漢、魏之能如、而風騷之殆近哉！言下虛含才力高，故下首緊頂而言。○『劣於』，史記佞幸傳本作『埒如』，六朝人改爲劣字。錢氏說作優劣，謬甚！

案：右說又以『劣於』讀作『埒如』，說又與諸家不同。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首論詩。承上文四傑而言，故篇首加『縱使』二字，言四六已如彼矣，即使推究其詩，亦且如下句也。『劣於漢魏近風騷』，常解則云比之漢、魏則劣，而於風騷爲近。或疑風騷在漢、魏之上，豈有劣於漢、魏而轉近風騷之理？遂謂『劣於』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五字當連讀，更爲周折。試取工部全詩讀之，豈有如此磊堆句法乎？大抵四子風骨矯然，而詞采瑰美。漢詩止十九首及蘇、李各篇皆淳古淡泊之音，騷則偉麗矣。漢贅以魏，騷冠以風，不過牽連而及，以成句法，古人多有之，所謂詞不害義也。猶之首句單舉盧、王，並非絀楊、駱不算，亦是舉二子以概四子云爾。下二句引馬爲喻也。昔晉王濟有馬癖，甚愛所乘馬，其叔湛謂近

見督郵馬當勝之，但芻秣不至耳。濟戒養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之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又唐寧王善識馬，一日，馬牙人魏神奴呈二馬，神駿如一，而一須千緡，一五百緡。王令如言付錢，衆賓莫喻其價懸殊。王曰：『當爲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辨否？皆曰：『不知。』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彼十過之後塵埃起矣，所以減價之半也。』衆乃服。杜蓋用此意。『龍文虎脊』四字，雖是贊馬，亦暗合偉麗意。乃古人精巧處，亦細到處。

案：此亦以『劣於漢魏』連讀，『近風騷』重讀，謂四子於詩劣於漢之淡泊，近於騷之偉麗也。惟於首句『縱使』二字解總未安。

〔黃生杜工部詩說〕今人論詩，首推漢、魏，以其近風騷耳。縱使四子有遜於彼，然譬之於馬，終是天閑上駟，豈爾輩蹶弛之乘所可方駕，而何得輕哂之耶？

〔汪源知本堂讀杜詩〕『漢魏』五字，一氣不斷。漢、魏人近風騷。

〔陳衍讀杜隨筆〕錢箋（指錢謙益讀杜小箋）發明作詩之旨，詳哉言之。……但『縱使王楊』一章（案當作『縱使盧王』），解尙未協。此章前首言四子之文爲輕薄所嗤，然江河萬古，自足不朽。此章又勘進一層，言輕薄之嗤四子，不過以其爲今人未能遠宗前人耳。然縱使不如漢、魏之近風騷而絕遠塵俗，如天馬過都歷塊，絕塵而行，下視爾曹，不啻雲泥之隔，蓋言卽今人亦霄壤，不必再論漢、魏，已含下首翡翠鯨魚意，並含縱使劣於漢、魏，不爲齊、梁後塵意。若如錢箋，盧、王翰墨卽

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故能江河萬古，不知近風騷，是言漢、魏，不言盧、王也。

〔汪師韓詩學纂聞〕『漢魏近風騷』五字相連，言盧、王亦近風騷，但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

〔浦起龍讀杜心解〕四傑於時尤近，必嗤點更多，故此章申言之。舉盧、王而楊、駱可知。○風騷爲韻語之祖，後來格調變移，造端於漢之蘇、李，繼軌於魏之建安，至唐初諸子出，而體裁又變，要之，皆同祖風騷也。故言縱使盧、王翰墨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者，要亦國初之風騷也。譬猶天閑上駟，頓足雲霄，吾見駑馬之竭蹶而不副矣。上抑下揚，極有分判。

〔戴第元唐宋詩本〕吳氏昌祺曰：『盧、駱諸詩，廣陳、隋之遺製，如漢武建章，令阿房減色，不必以蒼古律之。子美曰「劣於漢魏近風騷」不其然乎？』

〔楊倫杜詩鏡銓〕（『劣於漢魏近風騷』）謂不如漢、魏之近風騷也。

案：右說亦言杜甫推尊盧、王，惟以『漢魏近風騷』五字連讀，謂盧、王爲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者。

〔盧元昌杜詩聞〕舉盧、王而楊、駱在中矣。爾曹哂未休者，得毋以四公文劣於漢、魏之近風、騷？縱使云然，乃擬之於馬，四公皆龍文虎脊，爲君王所馭，爾曹特未歷塊過都耳。試一歷塊過都，才窮力盡，爾曹不及四公，較然見矣。（夏力恕杜文貞詩增註、周蒙杜工部詩集集解所言，大致相同。）

〔仇兆鰲杜詩詳註〕承上章，言縱使盧、王操筆，不如漢、魏近古，但似此龍文虎脊，皆足供王者之用。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奈何輕議古人耶？『縱使』二字緊接下句，『劣於』

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此本盧註。○『龍文虎脊』，比四子才具過人；『歷塊過都』，比今人未諳此道。龍虎之駿，皆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杜臆指後生爲君，非是，下文另有爾曹在也。『汪灝知本堂讀杜詩』（『龍文虎脊皆君馭』）駿馬以供天閑。（『歷塊過都見爾曹』）縱然不及漢、魏，一定俯視爾輩。○卽貶損言之，盧、王翰墨，遠於風騷，然勝爾輩萬萬。

案：右說亦以『漢魏近風騷』五字連讀，但重在以龍文虎脊指盧、王，歷塊過都指爾曹。前舉劉辰翁、李因篤諸氏之說，皆然。汪灝說稍含糊。

〔朱鶴齡杜工部詩註〕龍文虎脊雖堪充馭，然必試之歷塊過都，爾曹方可自見耳。極言前輩之未易貶也。〔陳式陳問齋先生杜詩說意〕問齋曰：『舉盧、王不及楊、駱，省文耳。』『君』『汝』指後進一輩。詞出反詰，起下首。』

〔楊倫杜詩鏡銓〕按：此二句謂果能力追漢、魏，方足跨軼盧、王，不然而漫加嗤點，終未免陷於輕薄也。或謂仍贊王、楊者，非。

〔吳見思杜詩論文〕接上言縱使盧、王操翰，已不如漢、魏之作近古矣，時代不同故也。苟得此意，則庾信也，王、楊、盧、駱也，風騷也，皆足取資於古，如馬之龍文虎脊，盡可充馭，而過都歷塊，一往無前矣。

案：右說以龍文虎脊、歷塊過都均指爾曹。『君』卽『爾曹』。其所以以『龍文虎脊』指爾曹者，由於以龍文虎脊指古人之文，故云『盡可充馭』。其所以以『歷塊過都』指爾曹者，又

由於本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中『過都越國，蹶若歷塊』之語而訓『蹶』爲『僵』之故。吳見思說又較含糊。

〔周甸杜釋會通〕譬之馬，文乘燦爛，皆天閑之駿，其逸足之過都也，若歷塊之速，其於爾曹輕薄子，若不經目者。可輕哂之邪？

〔陳評讀杜隨筆〕有以過都歷塊屬之爾曹，謂試之長途，當自蹶耳。按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形容馬之神駿。蹶乃騰驤之狀，所過都國，只如超越土塊，非孟子『蹶者趨者』之蹶也。史記『尉佗蹶然起坐』，亦跳躍之義。

〔吳瞻泰杜詩提要〕承上章而下，作一抑一揚之波，以顯出四君龍文虎脊，可馭之以過都歷塊，豈屑與爾曹相較哉！君，指盧、王。

〔翁方綱杜詩附記〕『見』，猶對也。『君馭』，虛；『爾曹』，實。

〔施鴻保讀杜詩說〕今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文選注：『蹶，疾也；歷塊，若過一小塊也。』是言良馬行疾。……此詩亦言龍文虎脊之才，過都如歷塊，豈見爾曹鶩劣者之瞠乎在後也。見，猶豈見。……蓋卽日知錄言古人語急類也（語急卽省字）。

〔史炳杜詩瑣證〕縱使盧、王云云，言盧、王諸人翰墨，雖不及漢、魏之近風騷，然其才力雄駿，如龍文虎脊之馬，堪充君馭，而超越都邑如歷片土，俯視爾曹，眞下乘耳。

案：右說以龍文虎脊、歷塊過都均指盧、王。施說解『見』爲『豈見』，又與他解不同。

紹虞案：是詩歧解關鍵所在，即在『爾曹』二字：以『爾曹』指盧、王則對四子爲貶辭，趙次公、邵寶諸家是也；以『爾曹』指後生，則又爲贊辭，自劉辰翁以來諸家皆然。按本詩語意，若以『爾曹』指盧、王，則先後不貫，且與杜甫論詩宗旨亦不相類，故以『爾曹』指後生者爲是。然即以『爾曹』指後生，並解爲贊美四子之詞，而於『劣於漢魏近風騷』一語，又多以異讀而歧解。江田讀『劣於』爲『埒如』，其說甚新。然與『縱使』二字似不相貫。卽如江解爲『縱使盧、王操翰，刊落詞華，獨存眞質』云云，亦有增文解經之嫌。至以『劣於』作優劣解者亦有歧說。錢箋謂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則贊意爲多；諸家解爲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者，則貶意爲多；宗註謂劣於漢之淳古而近於騷之偉麗，則贊與貶又均。夫劣於漢、魏，則不能近於風騷，錢氏之說顯與文學演進之序相背；而魏異淳古，風非偉麗，定以漢、魏風騷爲連類及之之詞，亦有未安。故自以『漢魏近風騷』五字連讀爲宜。然如趙次公輩謂漢、魏近於風騷而盧、王比之爲劣，則亦非是。蓋此句上文有『縱使』二字，可知『劣於』一句正爲杜甫稱引後生之言，而非杜甫之語。趙氏不知，故不得其解，定爲貶辭耳。陳子昂云：『漢、魏風骨，晉、宋莫傳。』（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推算漢、魏，自是唐初復古者之論調。大抵當時後生拾其唾餘，侈談往昔，詆譏並時，故杜甫以是爲言耳。須知杜甫此詩本承上一章言。時人之譏哂四子者，每謂其輕薄爲文，正以其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四子之劣於漢、魏之近風騷，杜甫非不知之；顧不以是薄之者，則當時文體如是，固非四子之病也。當時文體如是，而四子獨能傑出流俗，自儕不朽，則龍文虎

脊，自有其不廢江河者在。固非身與名俱滅之爾曹，所能望塵追及矣。此所以斷言爲『才力應難跨數公』也；此又所以斷言爲『未及前賢更勿疑』也。（『歷塊過都』一語，出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之句。諸家訓蹶爲僵，故或指盧、王，或指後生，均作貶辭。惟陳訢訓蹶爲跳，謂指四子，始爲贊辭，史炳說與陳訢同，然解『見爾曹』爲俯視爾曹，亦似未安。蓋杜甫此句，仍卽過都越國之意。言過都越國，則自見才分高下，絲毫勉強不得。不過經杜甫變易改竄，稱爲『歷塊過都』。於是諸家解此，便只在蹶字上着眼，而復誤解『蹶』字之義，始多歧說。前首重在辯護四子，故謂爲『當時體』；此首重在指斥後生，故又云『歷塊過都見爾曹』。一於辯護之中，兼含指斥之意；一於指斥之餘，仍兼辯護之辭。合兩詩而統觀之，則意自顯矣。

才力應難跨或作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胡仔著溪漁隱叢話〕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

〔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趙（次公）云：『「數公」指庾信、楊、王、盧、駱與夫漢、魏諸人也。自衆人觀之，才力未易超跨之。……「羣」字亦指數公；而「出羣雄」，則蓋自負矣。○此兩句（指「或看翡翠蘭苕上」兩句），言數公者不過文采華麗而已，而公所自負其「出羣雄」者，如掣鯨魚於碧海。非釣手之善，氣力之雄，安能然哉！』

〔錢謙益讀杜二箋〕『凡今誰是出羣雄』，公所以自命也。蘭若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壑萬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纂，垠崖崩豁、乾坤雷破者也。論至於此，非李、杜誰足以當之！而他人有不慚然自失者乎！

〔劉清杜詩集評〕李因篤云：『言未必能跨數公，而實非可以自限。故於四子雖極推之，然獨立出羣，亦正在此。若時人何足與較高下哉！』○翡翠蘭若，秀麗之至，所謂清新俊逸也。詩不到此地位，終是凡胎。自唐迄今，知之者鮮矣。然此則初盛諸子所同，而鯨魚碧海，出羣獨立，惟公一人而已。』

案：右說與張戒歲寒堂詩話之說相同，均謂爲杜甫自許之辭。

〔蔡夢弼草堂詩箋補遺〕以翡翠喻，言今之爲文者，只得其小巧耳。言爲文之雄健，未有能如鯨魚之掣浪也。

〔邵寶杜詩分類集註〕詩言方今才人安得跨越前賢，誰是英雄出羣之士！所謂文章，不過如禽在草間，祇成小巧而已。豈能手掣大魚於碧海之中，以爲天下之奇觀哉！

〔黃生杜工部詩說〕數公，指庾及四子。言今人修飾文采，或有可觀，若其才力之雄拔，誠未見有出羣者，輒欲跨彼數公，難矣。曷亦反而自省耶！

〔盧元昌杜詩闡〕合數公觀之，爾曹才力總難跨比，則以凡今之人出羣者少耳。彼蘭若之上，翡翠徘徊，碧海之中，鯨魚吞吐。誇輕薄，議前賢，是或看翡翠，但愛今人靡麗；未掣鯨魚，一窺數公

淺深耳。前賢可輕侮否？

〔吳見思杜詩論文〕接上言其才其力，終不能過此數公也。今發憤爲雄者，誰能出羣耶？小景清裁，如集翡翠於蘭苕者或有之；其深心大力，如掣鯨魚於碧海者，豈有之乎！

〔仇兆鰲杜詩詳註〕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楊數公，應難跨出其上。今人亦誰是出羣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翡翠於蘭苕；豈能鉅力驚人，若掣鯨魚於碧海乎？

〔張遠杜詩會粹〕『數公』，承上言。『或看』二句頂『凡今』，言纖小娟媚則有之，至於雄概大力則未也。翡翠二句，比借語。

〔浦起龍讀杜心解〕此總前三章而與爲等量之，見小家天下判若霄壤。下二，與前章相似；但前章意在表暴四傑，此章意在鍼砭凡今，語氣各有歸重。○江左以還，辭條豐碩，取多而用弘。唐初不改風尚，雖或結體浮靡，然未有以輕材虛器，濫竽述作者。迨乎景光摹揣之詩作，近於後人別趣別腸之旨，弊且流爲束書蔑古，叩寂張空，而風雅道淪矣。想少陵之世，俗學已開。讀此詩下二，知其有深懼也。

〔周篆杜工部詩集集解〕前三篇言，前賢雖劣，斷不至劣於今人。此篇言，今人即使可觀，斷不能駕前賢而上之。

〔范曄雲歲寒堂讀杜〕此見今人纖巧不及古人之大。○蘭苕，香草；翡翠，小鳥；言小巧如珍禽在芳草之上，不能創大觀也。○元裕之詩曰：『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卽此意。

〔史炳杜詩瑣證〕『才力應難』云云，言今人才力應無出庾、王數公之上者。就今論之，誰是出羣之雄乎？不過容色鮮新，如蘭若翡翠；未有才力橫絕，如掣鯨魚碧海者。蓋力能掣鯨，斯爲跨越數公矣。

〔江田杜園說杜〕此首提出『才力』二字爲全詩主腦。前首祇就四家申說，此首『數公』字則連庾、信在內。言爾曹妄加嗤點亦嘗校量於才力間乎！凡今之才力，誰能跨越數公而堪自命爲出羣者？爾曹徒見其風華綺豔，若集翡翠於蘭若，詎知其俊拔沈雄、獨掣鯨魚於碧海也。○以此首觀之，杜老讀數公作，必別有領會，不徒驚其豔麗。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前三首分論古人，此首遞論今人。數公指庾、信及王、楊、盧、駱，是說古人；『凡今誰是出羣雄』，是說今人。古人才力甚大，著『應難』二字，有許多佩服之意；今人亦未可一概抹煞，著『誰是』二字，有許多想望之意。『翡翠蘭若』，喻文采鮮妍，乃今人所擅之一能；『鯨魚碧海』，喻體魄偉麗，數公之才力却是如此。其廣狹大小，豈可相提並論哉！

案：右說均不言杜甫自許，較爲近是。

〔汪源知本堂讀杜詩〕隱隱自贊己詩。謂彼五人者誰能及之？縱使極時人之力，不過粉飾好看而止，非具掣鯨碧海之筆，豈能爭衡數公，流傳不朽！

〔楊倫杜詩鏡銓〕此又總上三章評定之。（『凡今誰是出羣雄』）隱然自負。（『未掣鯨魚碧海中』）此其所以難跨數公也，而可輕議乎？

案：右說又兼取杜甫自許與評論時人二意。

〔王嗣興杜臆〕但看翡翠於蘭苕，未掣鯨魚於碧海，採春華而忘秋實，此文人通病。其輕薄前輩以此。〔顧嗣立寒廳詩話〕老杜論詩絕句：『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俞犀月曰：『此詞大家之分也。』

〔江浩然杜詩集說〕查慎行曰：『此名家大家之分。』

〔楊繼武論文四則〕少陵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元遺山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倚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嗚呼！此古人所以必嚴文章流別也。大抵文章之道，未論妍媸，先別高下。果其根柢盤深，氣骨厚重，筆力堅剛，雖間有未醇，無傷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詞豐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縱完好可觀，不登上乘。然或欲避平鈍，轉入離奇，牛鬼蛇神，聲頭鼠目，則又在所必禁。』少陵又云：『波瀾獨老成。』昌黎亦云：『妥帖力排纂。』波瀾而必於老成，排纂而必於妥帖，則知不老成不足爲波瀾，不妥帖亦不足爲排纂矣。

案：此雖不泥於解詩，而說亦通達。

紹虞案：解此詩者有二說：一則謂爲寓言自況，一則以爲仍指庾信、四子。案杜甫之詩，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誠有鯨魚碧海境界，然謂爲自許則亦未安。（李因篤知其說之不可通也，乃謂『未必能跨數公，而實非可以自限。故於四子雖極推之，然特立出羣，亦正在此。』此則不免強

杜甫之詩以就已說。蓋此詩所謂『鯨魚碧海』云云，正指才力而言。此首即承前三首說，數公即指庾信、四子。爾曹好作嗤點，好哂人者，究竟誰是出羣雄乎？才力薄弱，未能逮其凌雲健筆之文，未能明其江河萬古之故，未能步其龍文虎脊之塵，又安得不流爲纖小媚媚，而未掣鯨魚碧海乎！此則所謂『歷塊過都見爾曹』也。人皆知庾信之清新，而不知庾信之老成。僅知庾信之清新，不免小巧適觀，如戲翡翠於蘭若；必兼知庾信之老成，纔能鉅力驚人，若掣鯨魚於碧海。彼作齊、梁後塵者，固不足以語此；即仰攀屈、宋，侈言漢、魏者，亦豈足以知此哉！楊慎能於『清新』、『老成』二語看出關係，楊繩武又能於『翡翠蘭若』、『鯨魚碧海』二語看出關係，杜甫有知，當亦心許此二楊爲知己也。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者，此須活看。古之中亦有今在，不必盡取今人也。如漢、魏以逮陳、隋，漢、魏、晉、宋是古，齊、梁、陳、隋是今。全唐之詩，初、盛是古，中、晚是今。學古體詩者，就古之古學之；學近體詩者，就古之今學之。自茲以下，亦竟非無可取法者，但間有取法者，仍是從古之古，古之今來也。

案：右說泛論今古，與杜詩關係較少。

〔周甸杜釋會通〕此公自道也。言上文議論不是故薄今人，偏愛古人，只是欲與古人爲鄰耳。

案：右說解爲不是薄今人，有增文解經之病，似以庾信、四子爲古人。

〔錢謙益讀杜二箋〕『不薄今人』以下，惜時人之是古非今，不知別裁，而正告之也。齊、梁以下，對屈、宋言之皆今人也。蓋曰：吾豈敢以才力出羣而妄自誇大乎？於古人則愛之，於今人則不敢薄，期於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爲鄰，則可耳。今人目長足短，自謂竊攀屈、宋，而轉作齊、梁之後塵，不亦傷乎！

〔賀貽孫詩筏〕太白仙才，然其持論不鄙齊、梁；子美詩聖，然其持論尙推盧、駱。譬之滄海，百川細流，無不容納，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也。

〔陳式陳問齋先生杜詩說意〕問齋曰：『此今人是指庾信諸子。古人，屈、宋。言後進不薄今人，又能愛學古人，或不失爲清詞麗句，若上之竊攀屈、宋，下之已不及齊、梁。人情好高不自量，往往如此。』〔汪源知本堂讀杜詩〕示以作詩正路。『今人』，盧、王也；『古人』，屈、宋也。薄盧、王而愛屈、宋，我獨不然，唯以清詞麗句爲主。爾勿輕以古人自況，仍是時下氣習。

〔浦起龍讀杜心解〕此與末章，乃推廣而正告之，意重在『不薄今人』邊。統言今人，則齊、梁而下，四傑而外，皆是；統言古人，則漢、魏以上，風騷以還，皆是。『竊攀』、『恐後』，直指附遠謾近之病根而藥之也。

〔史炳杜詩瑣證〕『不薄今人』云云，言我並不薄今人，愛古人。今有清詞麗句，亦必與爲鄰矣。我所以竊攀屈、宋，謂宜與之並駕者，恐但學庾信、四子，未免步齊、梁之後塵耳。

〔張炎承杜詩百篇〕言我不專愛古人而薄今人者，以其清詞麗句，終必有近於風騷者也。若徒言遠追屈、宋，妄自矜詡，吾恐轉落齊、梁後耳。

案：右說均以『不薄今人』四字連讀，『愛古人』三字另讀。而以今人指庾信、四子，與首章所云『今人』不合。仇兆鰲諸氏雖已辨之，然說亦可通。

〔江田杜園說杜〕此章言如我之高，則雖愛古人而仍不薄今人所爲詩文。其清詞麗句，必與數公者爲鄰，未嘗不可見吾才力也。若爾曹動欲竊扳屈、宋，則宜應與之方駕而後可；而不然者，恐反與齊、梁作後塵也。奈何肆其輕薄耶！

案：右說亦以『不薄今人』四字連讀，『愛古人』三字連讀，並以今人指庾信、四子，惟又以此章自況而兼告人之辭，前後分成兩段，似未安。

〔盧元昌杜詩闡〕凡吾謂今人輕薄不宜嗤點前人者，非薄今人偏愛古人。凡以今人作文，其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爲鄰。窺其意，竊欲攀屈、宋而方駕，諷其文，祇恐齊、梁不若，轉落數公後塵耳。然則屈、宋未易擬，齊、梁未可嗤也。

〔楊倫杜詩鏡銓〕此首『今人』及下首『前賢』字俱卽承第一首來，並跟上『凡今』句。○言我非敢薄今人而專愛古人也。但庾信、四傑輩體格雖似略卑，其清詞麗句終必有近於風騷者，所以能長久不廢。今人好自矜詡，其果有卓卓可傳者乎！

〔又〕俗子多好爲高論，得少陵痛下針砭。

〔翁方綱石洲詩話〕第五首『不薄今人愛古人』句，皆作不肯薄待今人說。愚竊以爲不然。使如此說，則下三句俱接不去矣。其曰『輕薄爲文哂未休』，即指今人之好嗤點古人者，此句之『今人』，亦猶是也。『薄』乎云者，即上『輕薄』之『薄』，言今無出羣之雄，而翻多嗤點前輩，則此風乃今時之薄也。故反言以醒之曰：若不此之薄而不古之愛，（文法猶如『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則必逐逐於詞句之巧麗而已。吾知其不深求古人立言之意，而惟是一詞之美，一聯之麗，必依附爲鄰而已耳。揣其意，亦豈不謂從此可以方駕屈、宋哉！然自我觀之，恐與齊、梁作後塵也。如此，則不流於僞體不止。與下章『未及』句亦復針鋒相接也。『別裁僞體』，正是薄之也；『親風雅』，正是愛之也。杜陵薄今人嗤點之輩，至於如此，與『爾曹身名俱滅』之言，未免太刺骨矣。故題之曰『戲』也。（案鄭獻甫補學軒文集書石洲詩話後云：『甚且妄解杜詩以就已說，如『不薄今人愛古人』句，謂『何不今人之薄而古人之愛』乎？其句法與『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同。尤屬學究作講章囁語。』又案翁氏杜詩附記云：『一日『爾曹』，再曰『爾曹』，既曰『今人嗤點』，又曰『凡今誰是』，是其薄之也至矣。豈好薄今哉？所以愛古也。舊解『不薄今人』作含蓄語，非是。』此說亦牽強。）

案：右說亦以『不薄今人』四字連讀，『愛古人』三字另讀。惟以今人指後生，盧、楊二氏解不薄爲非薄，翁氏解不薄爲何不薄，說均未安。

〔王嗣爽杜臆〕謂我不薄今人之愛古人，而辭句必與爲鄰也。但學古人者，在神不在貌，今優孟屈宋自謂可與方駕，恐不免作齊、梁之後塵耳。

〔汪師韓詩學纂聞〕『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言古人之清詞麗句，今人愛之，其意原不可薄。但其根柢淺陋，齊、梁且不能及，又安知所謂屈、宋哉！

〔仇兆鰲杜詩詳註〕此戒其好高而驚遠也。言今人愛慕古人，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爲鄰，我亦豈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意，竊思仰攀屈、宋，論其文，終作齊、梁後塵耳。知古人未易摹倣，則知數公未可蔑視矣。……『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庾信、四傑乃齊、梁嫡派也。錢箋以庾、盧數公當今人，與首章所稱今人者不合矣。

〔周篆杜工部詩集集解〕此與下篇，乃今人受病之處。而此一篇言其以詞句之近似，竊擬屈、宋之妄。○『古人』謂屈、宋也。言今人以庾信、楊、王爲不足法，動稱屈、宋，妄意比擬，我亦不敢薄其用意之高，然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必自有在。學之不得其術，止於詞句之間求之，自以爲方駕屈、宋者，我恐其尙出齊、梁下也，況屈、宋乎！

案：右說亦以『今人』指後生，惟以『不薄』二字另讀，『今人愛古人』五字連讀，說最近是。〔張遠杜詩會粹〕言非有心於薄今人而必愛古人也。若有清詞麗句，必與鄰而親之，意欲方駕屈、宋也。否則不免爲齊、梁之後塵耳。齊、梁詩格輕麗，故云。

案：右說以清詞麗句指今人之詩。盧元昌、翁方綱、史炳諸氏之說亦同。惟張、史二氏言今人有清詞麗句必引與爲鄰；而盧氏謂今人之清詞麗句期與古人爲鄰；翁氏又恐今人逐逐於字句之巧麗，其意爲稍異耳。

〔邵寶杜詩分類集註〕詩言己之所以不薄今人而愛古人者，蓋以古人詞清句麗真可爲鄰也。是以竊攀屈、宋而願與之齊驅，但恐古人不容易及，而反與齊、梁作後塵耳。

〔黃生杜工部詩說〕此章又述今人之意，而以下章曉之。『古人』指漢、魏而上，『齊梁』該庾及四子而言。今人恥步齊、梁之後，思追屈、宋之蹤，故於古人清詞麗句，深相喜愛。此意固不可盡非，然前賢終不可易視，故下章曉之云，『未及前賢更勿疑』也。

案：右說又以清詞麗句指古人之詩。前舉錢謙益、汪師韓、仇兆鰲諸氏之說皆然。惟邵、錢二氏以指杜之宗古，而黃、仇、汪諸氏則以指今人之慕古耳。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首承今人古人，而復揣自己也。『不薄今人』，承『翡翠蘭苕』句，言今人所能如此，似無可薄；『愛古人』，承『鯨魚碧海』句，言古人所能如此，實有可愛。『清詞麗句必爲鄰』，言於古今人中擇其清詞麗句以爲依傍也。下二句始明己志。公許身高、稷，流離隴、蜀，乃心唐室，正與被讒見放、憂國愛君之屈子同此遭際，同此心思，故云『方駕』也。曰『竊攀』，曰『宜』，有極欲思齊而又不欲鹵莽之意。齊、梁當時文體，李譔所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者，曰『恐與作後塵』，有深懼沾染之意，言其不以是爲工也。言屈原而兼宋玉者，亦不過牽連而及。說見前篇（見前二五頁引）。

案：右說又以清詞麗句指古人之詩。

〔劉辰翁評點杜子美詩集〕我不是薄他，他自謂可方屈、賈，却恐更墮數公後耳。

〔張潛讀書堂杜詩註解〕此公自言詩學之正，而譏今人過於好高。○『必爲鄰』，謂引爲同調也。『竊攀』，指爾曹一輩。謂妄希最上，反出六朝之下。

案：右說重在解後二句，以『竊攀』指後生。前舉錢謙益、盧元昌、仇兆鰲、翁方綱、汪師韓諸氏之說，皆然。

〔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趙（次公）云：『此公之志也。古人則指言屈、宋也。』論語：『必有鄰。』『爲鄰』字，如天與地爲鄰也。『竊攀』二語，言公竊自追攀屈原、宋玉，宜與之並駕矣。』

〔吳瞻泰杜詩提要自序〕子美之詩，駕乎三唐者，其旨本諸離騷，而其法同諸左、史。不得其法之所在，則子美之詩，多有不能釋者，其旨亦因之而愈晦。三閭之作騷也，疾王聽之不聰，悲一世之溫蠖。故離憂鬱結，常託於沅、湘、芷之間，以冀君之一悟。流連比興，有國風之遺焉。少陵遭兩朝板蕩之餘，播遷夔、蜀，卒無所見於時。故其詩沉鬱頓挫，常自寫其慷慨不平之氣，以致情於君父。舉凡山川跋涉，草木禽魚，一喜一愕，咸寄於詩。蓋先有物焉蓄於其中，而後肆焉。此作詩之本，所以有『竊攀屈、宋宜方駕』之語也。

案：右說亦解後二句，以竊攀指杜甫自謂，與前舉史炳、宗廷輔之說相同。

〔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趙（次公）云：『『恐與』字如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之『與』，言恐共齊、梁之人皆作屈、宋後塵爾。』一云：『公所以必追逐屈、宋者，惟恐不超過齊、梁而翻與之作後塵。蓋齊、梁詩體格輕麗，公所不取也。』亦皆有義。（案史炳杜詩瑣證云：『夫學屈、宋而不至，

亦不失爲漢、魏，何至遂同齊、梁！且齊、梁文人才美學高，誠未易及；公所以切責今人之嗤點。然實不脫輕豔習氣，非能步屈、宋後塵者。公豈作是妄語乎！」

案：右說解『恐與』爲恐共，殊誤，諸家皆不如是。

〔吳見思杜詩論文〕接上言，既不必薄今人，不可不愛古人也。清詞麗句，極力模倣，與爲比肩；而所云清麗者，必擬屈、宋，但不可過爲纖豔，入於齊、梁耳。

案：此解『恐與』句合清詞麗句一語而合解之，最爲近似。

紹虞案：此詩多歧解之故，一在於『今人』二字之異指（或以指庾、盧數公，或以指後生）；二在於『不薄今人』句之異讀（或以『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或以『不薄今人』四字相連）；三在於『清詞麗句必爲鄰』句，或以清麗爲戒，或以清麗爲主。其以清麗爲主者，或以指今人之詞句，或以指古人之詞句，或又以泛指古今人之詞句。其期合於古人之清詞麗句者，又或以爲是今人之蘄向，或以爲是杜甫之宗旨；四在於『竊攀屈宋』二句，究指後生之竊攀乎？抑指杜甫之竊攀乎？而其所以恐作齊、梁後塵之故，豈果由於古人才高未易摹倣歟？抑或由於但學四子以此自限歟？抑或由逐逐於字句之巧麗，不求古人立言之意歟？凡此種種，並爲本章歧解所由。今案『今人』二字，可指庾、盧數公，亦可指後生。其指庾、盧數公者，應以『不薄今人』四字連讀；其指後生者，應以『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若以『今人』指後生，而復以『不薄今人』四字連讀，則文意枘鑿不可通矣。蓋以『今人』指庾、盧數公，而以『不薄今人』四字連讀，則意謂不

分今古，總以清麗爲主，此則杜甫指示論詩宗旨，而其所以不廢齊、梁之意，亦昭然可知。若以『今人』指後生，則與首章所言之『今人』相同，又應以『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始合文義。（盧元昌、翁方綱二家之解『今人』亦指後生，但仍以『不薄今人』四字連讀，蓋盧氏解『不薄』爲並不薄，翁氏解『不薄』爲何不薄，似均非杜甫意思。）而所謂清詞麗句云者，不必指今人，亦不必指古人，只是杜甫論詩宗旨而已。其意蓋言今人以愛古人之故，嗤點庾信之賦，譏哂四子之文，矯正一時風氣，其意原不可薄。但建安以來清詞麗句，自有不廢江河者在，並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視齊、梁也。大抵時人論詩，自陳子昂始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東方左史修竹篇序）李白繼之，亦言『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於是後生從風，發爲狂言，附遠謾近，是古非今，故杜甫作此箴之耳。然又恐後生輩隨人脚跟，本無主見，誤會杜甫之意，以爲古不足慕，故其下語極有分寸。且又正告之曰：所謂清詞麗句云者，只宜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屈、宋之文驚采絕艷，足以衣被詞人，故欲攀與方駕，固不欲其如塗塗附，愈趨愈下，以作齊、梁後塵也。『竊攀』二語，正是並行之句，一以示其嚮向所在，一以明其鑑戒之旨。積極消極二者兼顧，於是所謂『清詞麗句必爲鄰』者，其義始可得而尋（以前諸家之解此詩者惟吳見思發此義）。蕭統文選序云：『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學之趨於雕縵，本亦必然之勢。此正杜甫所謂『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偶題）者。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文學之偏於雕縵，亦非可一筆抹殺，謂

爲不足珍者，此又杜甫所謂『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之意。則知前數章之不貶庾信、四子，意蓋在是。顏之推又云：『宜以古之制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廢。』文章道弊，誠宜以古作矯之。此亦正是杜甫『親風雅』之旨。則知此章之不欲爲齊、梁後塵，意又在是。故其論庾信、四子，則極言其才力之不可及，而以鯨魚碧海爲極詣。其論古人，則又言非不可愛，但須以清詞麗句爲標的。一於清新中看出其老成，一於老成中兼取其清新。二者相濟爲用，而杜甫論詩之旨於是大明，此則所謂別裁僞體也。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邵寶杜詩分類集註〕『前賢』，卽首章之『前賢』，當指庾信言。『裁』，革去也。『僞體』，指四子言。『親風雅』，當以風雅爲師，不獨止於庾信也。『多師』，以賢聖爲師。『汝』字，亦指四子言。此六絕句議論文體，終始以四子爲言，令人以浮薄爲戒也。故詩言四子未及前賢，斷無足疑，彼此自相祖述，更誰復先！若能痛自裁革浮薄之體，而以風騷爲師，以如是之才華，寧患不及？益當多師上古。須知此上古之人，眞汝四子之師也。惜乎其未能爾。

案：右說以此詩爲針對四子而言，恐非。

〔孫奕履齋示兒篇〕老杜戲爲詩曰：『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所謂夫子自道也。嘗觀其後出塞曰：『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句法得之郭景純遊仙詩：『借問此是誰？云是鬼谷』

子。』送十一舅云：『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句法得之淵明雜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春日憶李白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即孟浩然『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之體。復愁云：『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即李義府『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之體。醉歌云：『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即靈運『日映昆明水，春生洛陽殿』之體也。

〔周甸杜釋會通〕此亦公自言其志也，言前賢斷斷不可及矣。但古人遞相祖述，今當先誰而祖述之邪？立意在下文。○（『別裁僞體親風雅』）言當自立一規模，裁格當今體格之非正者，而上追風雅三百篇。○（『轉益多師是汝師』）其於先賢則多師之以取其長，乃吾師也，又先誰邪？

〔王嗣爽杜臆〕今人才力未及前賢，以其遞相祖述，愈趨愈下，無能爲之先者。必也別裁其僞體而上親於風雅，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爲師。是轉益多師，而汝師即在是矣。○此亦公之自道也。

公詩祖述三百，而旁搜諸家以集其成。如楚騷，漢、魏詩，樂府，鏡歌，齊梁以來，甚多倣效，而公獨無之。然獨其詩，皆三百之嫡派，古人之雁行也。其所師可知矣。如孔子識大識小無不學，而賢不賢皆師矣。不如是，何以謂之集大成哉？『別裁』，謂區別而裁去之。（此據仇兆鰲杜詩詳註）

引。案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本無『此亦公之自道也』以後一節。即前一節文字亦稍有不同，今錄於下：『謂今之輕薄前賢者，其不及前賢更勿疑矣。蓋此輩優孟古人，不過「遞相祖述」，而誰能爲之先也？不知優孟古人皆僞體也，必須區別裁正其僞體，而直與風雅爲親，始知前賢皆淵源於風雅。』轉益多師，而汝師在是矣。』

〔江浩然杜詩集說〕查慎行曰：『欲攀屈、宋而反後齊、梁，此僞體之弊也。故以此意結之。別裁僞』

體，舍先生其誰，末句兩「師」字，或自家警策之詞。」

案：右說皆謂爲杜甫自況之詞。

〔楊慎升庵詩話〕杜少陵詩曰：『不及前人更勿疑，遞相祖述竟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少陵示後人以學詩之法：前二句戒後人之愈趨愈下，後二句勉後人之學乎其上也。蓋謂後人不及前人者，以遞相祖述日趨日下也。必也區別裁正浮僞之體，而上親風雅，則諸公之上，轉益多師，而汝師端在是矣。此說精妙，杜公復生，必蒙印可。然非予之說也，須溪語羅履泰之說而予衍之耳。

〔黃生杜工部詩說〕言自屈、宋以來，作者皆遞相祖述，以流傳於後，然則言祖述於今日，不先齊、梁，將誰先乎？但其中有真有僞，作者須自具鑒裁：其親風雅者，真也；其悖風雅者，僞也。於此慎所取法，則屈、宋而下，王、盧而上，無不可爲我師，何必輕加嗤點，以自陷於輕薄耶？『轉益多師』，卽孔子『必有我師』之意。

〔仇兆鰲杜詩詳註〕末勉其虛心以取益也。

案：右說謂爲杜甫教人之詞。

〔朱弁風月堂詩話〕魏曹植詩出於國風，晉阮籍詩出於小雅，其餘遞相祖襲，雖各有師承，而去風雅猶未遠也。自魏、晉至宋，雅奧清麗，尤盛於江左。齊、梁已下不足道矣。唐初尙矜徐、庾風氣，逮陳子昂始變。若老杜則凜然欲駕屈、宋而能允蹈之者。其餘以詩名家，尙多有江右體制。至五

季則掃地無可言者。唐人尙不能及，況晉、宋乎？晉、宋尙不能及，況風雅乎？

〔蔡夢弼草堂詩箋補遺〕『遞相祖述』，言齊、梁相習爲輕薄之文，無有慨然以風雅正體倡先者。『多師』，言意尙之不一也。

〔錢謙益讀杜二箋〕則又正告之曰，今人之未及前賢，無怪其然也。以其『遞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誰爲之先也。騷雅有真騷雅，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唐初，靡不有眞面目焉。舍是則皆僞體也。『別』者，區別之謂；『裁』者，裁而去之也。果能別裁僞體，則近於風雅矣。自風雅以下至於庾信、四子孰非我師，雖欲爲嗤點輕薄之流，其可得乎？故曰『轉益多師是汝師』。呼之曰『汝』，所謂爾曹也。哀其身與名俱滅，諄諄然呼而寤之也。

〔盧元昌杜詩闡〕由此觀之，今人不及前賢，斷斷無疑，以其遞相祖述，沿流失眞，似此沿習，更復先誰耶？蓋騷雅有真騷雅，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齊、梁亦有真齊、梁，果能辨別眞僞，裁去僞體，則直追風雅，下而屈、宋、庾信、王、楊、盧、駱，誰非汝師者。當此之時，轉益多師之不暇，而莫非汝師也，亦可知所取法矣。

〔張潛讀書堂杜詩註解〕『遞相祖述』，言時輩自相學擬，難分優劣，而欲進之以古人也。○『別』，分別；『裁』，裁去。欲其刪除僞體而多法前人也。○『別裁僞體』，卽『遞相祖述』惡習，惟裁割別去之，魔氣既淨，乃可託胎風雅，又益以庾信、盧、駱、王、楊。多師方能得有。

〔周家杜工部詩集集解〕此言不師前賢而遞師今人之悞，所謂『相將入火坑，罪在逐前盲』也。『前

賢』，庾信也，楊、王、盧、駱也。『復先誰』，言後於人也。『別裁』，旁出之謂。『僞體』，正宗之反。『多』，過也。蓋前賢詩文，皆自成一家，而汝則遞相祖述，安能高人一等耶？故曰『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凡似風雅而無當於風雅之數者，皆僞體而非正宗。無所師承，或知自返，苟一有本，則將終身陷溺而不出矣，豈非多師汝師乎？故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蓋不惟咎其人，並咎其所自來。

〔楊倫杜詩鏡銓〕（『遞相祖述復先誰』）謂時輩自相學擬，無能相尙也。○（『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風騷有真風騷，漢、魏有真漢、魏，下而至於齊、梁、初唐，莫不有真面目焉。循流溯源，以上追三百篇之旨，則皆吾師也。苟徒放言高論，而不能虛心以集益，亦終不離於僞體而已矣。此公之所以爲集大成歟！

案：右說均以遞相祖述爲沿流失源。前舉邵寶、王嗣爽諸氏之說亦然。

〔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趙（次公）云：『陸機豪士賦序云：「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此兩句功用可敵。陸機文賦云：「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編；雖杼軸於予懷，恍他人之我先。」則公之意矣。唐乾封郊祀詔曰：「其後遞相祖述，禮儀紛雜。」而在文意言之，則沈休文作謝靈運傳論曰：「異軌同奔，遞相師祖。」李善注文選亦曰：「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然則祖述者，文人烏能輒已邪！故雖孔子，亦曰「祖述堯、舜」，豈專自己出哉！○公今指言浮華者謂之僞體，欲裁約之，以近風雅；亦無常師，多求之前人以取其所長，乃爲師耳。『汝』

師」者，自謂之辭。」

〔浦起龍讀杜心解〕「前賢」所包者廣，躋近代作家於風雅之班，而統謂之「前賢」也。『風雅』亦非專指三百，凡往近作者皆是。『遞相祖述』，前賢各有師承，如宗支之代嬪也。『祖述』字本曲臺記，是好字眼；錢氏解爲沿流而失源，誤矣。以齊、梁以下爲沿流，正是後生附遠謾近之張本，不且自相矛盾耶！『復先誰』者，詰其輕嗤輕哂，妄分先後也。此三字，正籠起『多師』二字，下乃開示法門。『別裁』其『翡翠蘭苕』，竊『屈宋』後『齊梁』之『僞體』。而惟降心易氣，多師汝師，不獨風騷漢、魏遙溯淵源，卽齊、梁、國初悉皆宗仰。此中灼見『祖述』源流，而後爲能得師，而後爲『親風雅』。傾倒至此，其誘掖後進，一片婆心，千古爲昭矣。○齊、梁體製，少陵亟稱之。乃其自爲詩，不聞有好濫燕女，趨數敖辟之音。宋人力黜之，而詩反纖薄。然則古人所謂風雅者，有本領焉，有原委焉。孔子刪詩，不廢鄭、衛。宜崑山顧氏論眞氏正宗有『執理太甚，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之歎也。

案：右說又以『遞相祖述』爲前賢各有師承。

〔陳式陳問齋先生杜詩說意〕問齋曰：「未及前賢更勿疑」，未及，自然未及也。「遞相祖述復先誰」，前輩畢竟前輩也。「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僞體亦自有師，與師僞體，寧師數子也。〔吳見思杜詩論文〕接上言，今之才力不及前賢，遞相祖述，又復誰先耶！王、楊之先有漢、魏、漢、魏之先有屈、宋，不知祖述而信意自裁，所謂僞體也。豈能親風雅乎？惟求之多師而自開堂構，

是真汝師耳。

案：右說又強調祖述應以誰爲先。

〔楊慎升庵詩話〕宋人論詩云：『今人論詩，往往要出處。『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此語似高而實卑也。何以言之？聖人之心如化工，然後矢口成文，吐辭爲經。自聖人以下，必須則古昔，稱先王矣。若以無出處之語皆可爲詩，則凡道聽塗說，街談巷語，醜徒之罵坐，里嫗之詈雞，皆詩也，亦何必讀書哉？此論既立，而村學究從而演之曰：『尋常言語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噫！三百篇中，如國風之微婉，二雅之委蛇，三頌之簡奧，豈尋常口頭話哉！或舉宋人語問予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予答曰：『在河之洲，便是出處。』此言雖戲，亦自有理。蓋詩之爲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關關，狀鳥之聲；雎鳩，舉鳥之名；河洲，指鳥之地，卽是出處也。豈必祖述前言，而後爲出處乎？然古詩祖述前言者，亦多矣，如云『先民有言』，又云『人亦而言』，或稱『先民有作』，或稱『我思古人』。五子之歌述『皇祖有訓』，禮引逸詩稱『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小旻刺厲王，而錯舉洪範之五事，大東傷賦歛，而歷陳保章之諸星，此卽古詩述前言，援引典故之實也，豈可謂無出處哉？必以無出處之言爲詩，是杜子美所謂『僞體』也。

案：右說以無出處者爲『僞體』。

〔江田杜園說杜〕此首反復丁寧，以堅其信從之心。『前賢』，卽指上數公。遞相祖述者，自國初四家，上歷六朝，遠溯魏、漢，於詩家源流，瞭如指掌，而後可以探風騷之祖，以上及屈、宋。所

謂『後賢兼舊製，歷代各清規』者也。『復先誰』者，詰其越等躐躐也。『僞體』，卽輕薄者所爲文體也。『風雅』亦指四家言。

案：右說又以輕薄者所爲文體爲僞體。

〔錢謙益讀杜小箋〕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遞相祖述，無效嗤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前賢也。裕之詩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別裁之道，思過半矣。〔林昌彝射鷹樓詩話〕江西宜黃陳少香先生偕燦論詩極精。嘗謂昌彝曰：『詩欲其真不欲其僞；最初爲真，後起非真；信於己者爲真，徇於人者非真；足於己者爲真，襲於人者非真。是故讀書有真種子，作文有真血脈，而作詩有真氣骨。得其真，則一花一木，一水一石，一謳一詠，皆有天趣，足以移人；失其真，則雖鏤金錯采，累牘連篇，吾不知其中何所有也。古今論詩有二，曰性情，曰格調。性情真也，襲格調而喪其面目，僞矣；格調亦真也，離性情而飾其衣冠，僞矣。此杜少陵所以有「別裁僞體」之說也。』

案：右說以性情不真者爲『僞體』。此與邵寶、楊慎諸人所謂浮僞之體，其意相同。

〔汪源知本堂讀杜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風雅具在，苟有所得，隨處可師。力能別僞體以求之，則得之。公金針於此一泄。

〔翁方綱石洲詩話〕六首俱以師古爲主。盧、王較之近代，則盧、王爲今人之師矣（公有『近代惜盧

王』之句。漢、魏則又盧、王之師也，風騷則又漢、魏之師也，此所謂『轉益多師』。言其層累而上，師又有師，直到極頂，必須風雅是親矣。此乃汝師，汝知之乎？蓋深嫉今人之依牆靠壁，目不見方隅者，而以此儆覺之也。盧、王亦且必祖述漢、魏，漢、魏亦且必祖述風騷，知此中之誰先，則知今人之所以不古若矣。故曰『未及前賢更勿疑』也。（案翁氏杜詩附記云：『最後一章，低徊唱嘆，有味乎其言之。』○杜於詞場祖述，必取則於前賢，此亦三王祭川之義也。山谷亦曰：『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首舉古人今人而以詔後生也。『前賢』即古人。言古人之不可及，既無可疑矣。然時代有遞嬗，詩人即緣時代遞生，古人有佳處，即今人亦非無佳處，有心祖述，將從何途措手乎？爲人之道，當遠小人而親君子，故三人行必有我師；爲學之道，當斥僞體而親風雅，別以定識，裁以定力。識力既精，趨向不惑，自然能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則古今雖千源萬派，皆汝之師，何必暖暖姝姝，顓守一家哉！

案：右說解多師以風雅爲主。

〔沈德潛杜詩偶評〕『轉益多師』，即『焉不學』意。

〔汪師韓詩學纂聞〕『遞相祖述復先誰』，言後生所祖述者僞體也。僞體不知所自來，故曰『復先誰』。末句云『轉益多師是汝師』，『多師』指盧、王言，如盧、王之近風騷，乃汝所當師者也。〔史炳杜詩瑣證〕『未及前賢』云云，言今人斷不及前賢。然各有淵源，遞相祖述，復以何者爲先乎！此正不必限以時代宗派也。但須區別裁汰浮僞之體，而親近風雅，則古今多師，莫非汝師矣。

案：右說解多師爲擇善而從，不限時代宗派。

紹虞案：杜甫偶題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則庾信、四子，推尊當時，流傳後世，亦自有不可企及者在，豈若爾曹後生聲名俱滅者比。此所以謂『未及前賢更勿疑』也。是以『未及前賢』云云，仍當指爾曹後生言。而『前賢』兩字，亦即是首章『不覺前賢畏後生』之前賢。雖不必仍指庾信，而庾信、四子要均在前賢作者之列。夫後生之未及前賢，固勿容疑矣。然遞相祖述，果將以誰爲先乎？元稹杜工部墓系銘謂：『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此正說明當時風氣。則所謂『遞相祖述復先誰』云者，正是當時急待解決之問題。而杜甫則正告之曰，亦惟有別裁僞體以親風雅，而多師爲師而已。『僞體』云者，不真之謂。其沿流失源，甘作齊、梁後塵者，固不免於僞；即放言高論，不能虛心以集益者，亦何莫非僞體乎？『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各執一端，兩無是處。於是指示正鵠，而以『轉益多師』爲宗旨。杜甫至是，蓋已將其論詩主憎和盤托出，無餘蘊矣。元稹之論杜詩，稱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杜工部墓系銘）亦正說明杜甫詩學。蓋其所以集大成者在是，而其所教導後生者亦即此旨也。杜甫詩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詠懷古跡）又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解悶）以及『讀書破萬卷』（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諸語，蓋均多師之謂。豈若附古非今之流，放言高論，轉以自限者哉！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

〔自註〕丁丑歲三鄉作。

〔田雯古歡堂雜著〕古來論詩者，子美戲爲六絕句，義山漫成五章，東坡次韻孔毅父五首，又讀孟郊詩二首，遺山『漢謠魏什』云云三十首，又濟南雜詩十首，議論闡發，皆有妙理。（案濟南雜詩不專論詩。）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啓一戶牖矣。

〔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興定元年丁丑——二十八歲——在三鄉作論詩絕句。

〔翁方綱石洲詩話〕金宣宗興定元年丁丑，先生二十八歲。自貞祐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亂河南，至是歲寓居三鄉，在其登進士第之前四年。

紹虞案：杜甫戲爲六絕句猶有寓言自況之意，此則就詩論詩，非由憤激，更無寄託。觀其末章謂『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云云，早將此意和盤托出，故知昔人謂其寓家國興亡之感者妄也。且元氏自註是詩謂『丁丑歲三鄉作』，丁丑爲金宣宗興定元年，時元氏二十八歲，金

雖危殆，猶未滅亡，興亡之感實無所施，卽視爲書生技倆可也。

又案：施國祁註此詩僅疏故實，查慎行初白莽詩評、顧奎光金詩選雖間有評語，而於此詩疏鑿微指，亦嫌闡述未詳。惟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七專解此詩，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亦頗爲此詩疏解，均有精義可採。考徐世昌清畿輔詩徵有寧河高廣恩所撰元遺山張雋三論詩九十首註解二卷，而宗廷輔跋語亦謂『往在陸寄庵姑丈家閱其書目，見有元遺山論詩絕句註一卷，不著作者，欲索觀而未暇』。余於此二書均未獲見，不知其語何若。今惟以翁、宗二氏之書爲主，兼採他說，間附己意，故名之曰小箋。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翁方綱石洲詩話〕『正體』云者，其發源長矣。由漢、魏以上推其源，實從三百篇得之。蓋自杜陵云『別裁僞體』『法自儒家』，此後更無有能疏鑿河源者耳。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自伸其論詩之旨也。查初白云：『分明自任疏鑿手。』

紹虞案：此開宗明義第一章也。下所論量，正可窺其疏鑿宗旨。此與杜甫戲爲六絕句泛論詩理者雖不同軌，但於衡量作家之中，自有其論詩標準，與一般論詩絕句之任意雌黃，妄施疏鑿者不同。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翁方綱石洲詩話〕論詩從建安才子說起，此眞詩中疏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萊文章建安骨。』

韓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此於曹、劉後特舉一劉越石，亦詩家一大關捩。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越石蒼渾與先生合，且北人，故欲躋之建安之列。曹、劉謂子建、公幹，建安七子中最標著者。

紹虞案：此則元好問疏鑿標準也。元氏論詩重內容而不重形式，重自然而不重刻琢，故所謂『涇渭各分明』者，即推尊建安而卑視齊、梁，近於蘇軾而遠於黃庭堅，辨香唐賢而微貶宋人而已。元氏自題中州集後五首之一云『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韵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正與『曹劉坐嘯』『鄴下風流』二詩同一意旨。後人譏其有南北之見，未爲確論也。

又案：詩中曹、劉並舉，蓋本鍾嶸詩品序『曹劉殆文章之聖』，及杜甫寄高適詩『方駕曹劉不啻過』之語，其義原指曹植、劉楨，故滄浪詩話之論『曹劉體』云：『子建、公幹也。』詩品論曹植詩謂爲『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論劉楨詩則謂『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此後元稹之論杜詩亦有『氣奪曹、劉』之語，正同『坐嘯虎生風』之意。陳沆詩比興箋之論此詩，謂『劉楨淺狹闕寥之作，未能以敵三曹，惟越石氣蓋一世，始足與曹公蒼茫相敵』。此則以詩有『橫槊』一語，遂以曹指三曹，且以曹操當之，未免誤解。『橫槊』一語，殆以劉琨以詩人而爲統帥，故借用此典。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云：『建安之後，……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可知橫槊一語，曹植亦可當之。自蘇軾赤壁賦用此事，後人遂以專屬曹操，誤矣。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劉楨詩序謂『卓犖偏人，而文最

有氣，所得頗經奇』，何得遽以『淺狹閨寥』小之。觀元氏『鄴下曹劉氣儘豪』之句，固知其不卑視劉楨也。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自註〕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翁方綱石洲詩話〕此首特舉晉人風格高出齊、梁也，非專以斥薄溫、李也。後章『精純全失義山真』，豈此之謂乎？義山在晚唐時，與飛卿、柯古並稱『三十六體』，原自以綺麗名家，是又不能盡以義山得杜之精微而概例之也。即放翁論詩亦有『溫李真自鄴』之句，蓋論晚唐格調，自不得不如此。遺山之論，前後非有異義耳。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意不甚滿於鞏悅爲工者，特借詩品一語發之。蓋六朝競尙才藻，激昂之氣少，其源實晉開之，故先生云如此。

紹虞案：此與前一首同，亦論詩尙壯美之旨。李希聖雁影齋詩謂元好問論詩，又有南北之見，因作詩正之云：『鄴下曹劉氣不馴，江東諸謝擅清新。風雲變後兼兒女，溫李原來是北人。』似誤解元氏詩意。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自註〕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翁方綱石洲詩話〕此章論陶詩也。而註先以柳繼謝者，後章『謝客風容』一詩具其義矣。蓋陶、謝體格並高出六朝，而以天然閑適者歸之陶，以蘊釀神秀者歸之謝。此所以爲『初日芙蓉』，他家莫及也。東坡謂柳在韋上，意亦如此，未可以後來王漁洋謂韋在柳上，輒能翻此案也。遺山於論杜不服元微之，而於繼謝者獨推柳州。四十年前，愚在粵東藥洲亭上與諸門人論詩，嘗有韋柳詩話一卷，意亦竊取於此。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提出淵明，不滿晉人意可見。玩末句則上首意更明。

紹虞案：此元好問論詩重自然之旨。自來論陶潛者，如蕭統之『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鍾嶸之『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王維之『任天真』，杜甫之『渾漫與』（渾漫與雖非論陶詩，但下文正接『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以及蘇軾之『超然』，蘇轍之『珠圓』，黃庭堅之『不煩繩削而自合』，陳師道之『寫其胸中之妙』，楊時之『冲澹深粹，出於自然』皆與『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之旨相近，而元好問之語，更爲概括，故後人亦視爲定論。惟於註文以柳、謝並稱，陶、白相擬，則異議較多。在元氏前，黃庭堅之跋書柳子厚詩，以爲柳能學陶，而白反與陶不近。在元氏後，余見一稿本，名靜居緒言者，疑爲清人金德輿所著。其言謂『柳原於謝則有之，白原於陶則未也。白平易而有痕跡，陶質實而極自然，韋蘇州其庶幾乎？』此則顯與元說立異。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硯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嗣宗詠懷詩，本高絕千古。

紹虞案：此亦元好問論詩宗旨也。元氏論詩宗旨，重在誠與雅二字。此首論誠。其小亨集引云：

『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情動乎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風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蓋元好問以誠爲詩之本，以雅爲詩之品。知本則品自高，故其小亨集引中論唐詩云：『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生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若引此語以論阮籍詠懷之作，則其掩抑隱避之處，在在見其真情之流露，亦所謂怨之愈深，其辭愈婉者邪？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以不滿阮籍爲人，並不滿阮籍之詩（說見下論陳子昂詩），遂對元好問此論亦以爲非，未免稍偏。『出門』句見黃庭堅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爲之作詠詩。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忽論人品。

紹虞案：此則又就不誠言之也。心畫心聲二語，蓋慨乎其言之。都穆南濠詩話謂『世之偏人

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則言與書又似不足以觀人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復據劉豫詩，以爲其詩『清光鑑人，詩竟不可以定人品耶？』則文章人品顯分兩途，固不能以言取人矣。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翁方綱石洲詩話〕遺山錄金源一代之詩，題曰中州集。『中州』云者，蓋斥南宋爲偏安矣。（虞道園

嘗欲撰南州集而未果成，然而推此義也，適以在遺山籠罩中耳。）『中州』二字，却於『慷慨歌謠』一首拈出，所謂文之心也。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北齊斛律金敕勒歌，極豪莽，且本是北音，故先生深取之。

紹虞案：此亦論詩主壯美之旨。敕勒歌，世人每以爲斛律金所作，實則樂府廣題只言『北齊神武（高歡）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不言斛律金作。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翁方綱石洲詩話〕此於論唐接六代之風會，最有關係，可與東坡『五代文章付劫灰』一首並讀之。於初唐獨推陳射洪，識力直接杜、韓矣，然而遺山詩集初不斤斤效阮、陳作詠懷、感寓之篇也，豈其若李、何輩冒稱復古者得以藉口耶！（案翁氏七律詩鈔凡例言：『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初唐律體氣宇吞吐間，自有肇開一代之勢，若直以此爲七律之正，將有俟焉。』）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顧星五云：『唐詩復古，首推子昂』；查初白云：『平吳二字妙在關合齊、梁。』

紹虞案：此詩卑視齊、梁之意，至爲明顯。元好問之深推子昂者正在於此。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乃謂：『以詩而論，則阮籍之詠懷未離於古；陳子昂之感遇，且居然能復古也。以人而論，則籍之黨司馬昭而作勸晉王牋，子昂之詔武墾而上書請立武氏九廟，皆小人也。……吾嘗取籍詠懷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復求之，終歸於黃老無爲而已。其言廓而無稽，其意奧而不明，蓋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達也。……贊之誦之，毋乃崇奉儉人而獎飾詖辭乎？……元氏云：『論功若準平吳例，合把黃金鑄子昂』者，亦誤也。』此則以封建道德爲標準，故其言如此。

閻廛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自註〕陸燕而潘淨，語見世說。

〔翁方綱石洲詩話〕此首義與下一首論杜合觀之。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先生固不滿於晉人者，此則借論潘、陸，以箴宋人也。夫詩以言志，志盡則言竭，自蘇、黃創爲長篇次韻，於是牽於韻脚，不得不借端生議，勾連比附，而辭費矣。『口角瀾翻如布穀』，東坡句也。

紹虞案：此卽元好問論詩主溫柔含蓄而不主鋪排之意。查慎行初白葦詩評云：『爲恃才騁詞者

下一針。』信然。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砭砭。

〔自註〕事見元稹子美墓志。

〔翁方綱石洲詩話〕此首與上章一義。『排比鋪張』，卽所云『布穀瀾翻』也。然正須合前後章推柳繼謝之義同善會之，然後知遺山之論杜，並非吐棄一切之謂耳。王漁洋嘗謂杜公與孟浩然不同調，而能知孟詩，此方是上下原流、表裏一貫之旨也。其實元微之所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者，事同一揆。而漁洋顧欲刪去『相如』、『子雲』一聯，與其論謝詩欲刪『廣平』、『茂陵』一聯者正同。然則遺山雖若與元微之異說，而其識力則超出漁洋遠矣！

〔又〕元相作杜公墓係，有鋪陳排比、藩籬堂奧之說，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有藩籬焉，有堂奧焉。語本極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砭砭』，則以爲非特堂奧，卽藩籬亦不止此。所謂『連城壁』者，蓋卽杜詩學引所謂參苓桂朮，君臣佐使之說，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轉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所以爲高曾規矩者，又別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說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卽如白之和夢遊春五言

長篇，以及遊悟真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經營締構而爲之，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而爲之實艱難。元、白之鋪陳排比，尙不可躋攀若此，而況杜之鋪陳排比乎！微之之語，乃眞閱歷之言也。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抉盡祕妙，直以元、白爲屠沽之輩，漁洋先生韙之，每戒後賢勿輕看長慶集，蓋漁洋之教人，以妙悟爲主者，故其言如此。當時宣城施氏已有頓漸二義之論。韓文公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長律亦杜之一體。微之撰墓志，特推重之，所見未的。

紹虞案：元好問杜詩學引云：『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菁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彷彿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此說雖本宋人論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之說，而意義不同，蓋卽所謂『少陵自有連城璧』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謂：『微之、少游尊杜至極，無以復加，而其所以尊之者，則徒以其包衆家之體勢姿態而已。於其本性情，厚倫紀，達六義，紹三百者，未嘗一發明也。則又何足以表洙、泗「無邪」之旨，而允爲列代詩人之稱首哉！』元遺山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硤硤。』所見遠矣。』此以六義比興爲杜甫連城璧固是，但元氏此詩所言，似尙未見及此。）元氏論詩以不主鋪排，不尙

三
議論，故轉近於嚴羽妙悟之說。元氏拈出此點，謂爲杜甫奧突，洵具特識，然杜甫長律排比鋪張之處，陰施陽設，變動若神，獨步古今，亦非他人所可幾及。翁方綱石洲詩話謂『詩家之難，轉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則持平之論也。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凡例，王鳴盛蛾術編，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均論及之。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景物興會，無端湊泊，取之卽是，自然入妙。若移時易地，則情隨景遷，哀樂不同，而命辭亦異矣。少陵十載長安，長篇短詠，皆卽事抒懷之作也。查初白云：『見得真，方道得出。』

紹虞案：此亦尙悟之說。悟非脫離實際之謂，故尙『眼處心生』。『眼處心生』，自然興會超妙，接近神韻。蓋元好問所謂『親到長安』，與近人所謂『體驗生活』，大有不同。近人所指，重在社會生活之現實生活，而元氏所言，只是自然界之景色而已。故其所論與主張模擬，僅能暗中摸索者相較，固高一着，而由於脫離社會生活，亦祇能走上神韻一路而已。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翁方綱石洲詩話〕拈此二句，非第趣其韻也。正以先提唱『杜鵑』句於上，却押『華年』於下，乃是此篇迴復幽咽之旨也。遺山當日必有神會，惜未見其所述耳。漁洋以釋道安當之，豈其然乎！

遺山於初唐舉射洪，於晚唐舉玉溪，識力高絕，知世傳唐詩鼓吹，非出遺山也。然而遺山云『精純全失義山真』，拈出『精』『真』分際。有此一語，豈不可抵得一部鄭氏箋耶？餘更於下卷詳之。○宋初楊大年、錢惟演諸人館閣之作，曰西崑酬唱集，其詩效『溫李體』，故曰『西崑』。『西崑』者，宋初翰苑也。是宋初館閣效『溫李體』乃有『西崑』之目，而晚唐溫、李時，初無『西崑』之目也。遺山沿習此稱之誤，不知始於何時耳。然遺山論詩既知義山之精真，而又薄溫、李爲新聲者，蓋義山之精微，自能上追杜法，而其以綺麗爲體者，則斥爲新聲，但以其聲言之，此亦所謂言各有當爾。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先生詩取徑與義山迥殊，獨不薄義山。

紹虞案：以李商隱詩爲『西崑體』，始見惠洪冷齋夜話，其後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嚴羽滄浪詩話亦沿其誤，不得以此爲元好問之失。

又案：李商隱錦瑟一詩寓意甚晦，後之解者，言人人殊。陳衍元詩紀事謂『牧菴集嘗疑遺山論詩於『西崑』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何說，心竊異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爲寓意於適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殆是事也。』竊以爲此解足備一說，元好問作此詩時，可能受此影響，故恨缺少類此妙解。惟適怨清和之說，乃蘇軾語，非出元氏也。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眞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盧詩險怪，溺之者皆入於邪徑。下二句蓋以狂草爲譬。

紹虞案：此卽元好問論詩尚雅之旨。其小亨集序云：『初余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驚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婢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癩，無爲妾婦妬，無爲讐敵謗傷，無爲輿俗閥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賄（應作鬻）詞，無爲邨夫子兔園冊，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則知其於盧仝、馬異鬼怪一派，固應深惡痛疾矣。查慎行初白葦詩評謂『掃盡鬼怪一派』，甚是。錢振鏞謫星三集筆談乃謂：『遺山詩三分是韓、杜，三分是玉川，故其論詩曰：「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是玉川盧！」推挹之至。』謂爲推挹，恐非元氏論詩之旨。至其引文易『似』爲『是』，尤非。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山林臺閣，各是一體。宋季方回撰瀛奎律髓，往往徧重江湖道學，意當時風氣，或有借以自重者，故喝破之。

紹虞案：是詩於山林臺閣不相偏重，語至公允。顧李希聖雁影齋詩以元好問別有論詩一首云：『坎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遂議其論詩有貴賤

之見，似亦未爲的論也。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讀入聲）書生待魯連。

〔翁方綱石洲詩話〕此妙於借拈李詩以論杜詩，可作李、杜二家筭鑰，與義山『李杜操持』一首正相發也。與前章斥元微之意同。其不以鬼怪目玉川，意亦如此。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太白拔郭令公於繯絙中，遂開唐中興事業；高才特識，豈佔畢章句者可比！
紹虞案：元好問才氣奔放，殆亦近是。『筆底銀河落九天』云云，亦近自詠，固宜其論詩之重壯美與自然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當指長吉；下二句亦就詩境言之。施註引劉采春事而以元微之當之，大謬。
紹虞案：宗氏謂此首當指李賀，近是。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

〔自註〕水樂，次山事。又其欸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翁方綱石洲詩話〕此皆絃外之旨，亦須善會之。猶夫『排比鋪陳』一章，非必吐棄一切之謂也。

〔又〕『切響浮聲發巧深』一篇，蓋以縛於聲律者，未必皆合天機也。然音節配對，如雙聲疊韻之

類，皆天地自然之理，未可以巧字概抹之。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元次山詩，自在方圓之外，末句卽以其所作欸乃曲擬之。○次山有水樂說，紀南磴之懸水，見本集補遺。

紹虞案：此論詩尙自然之旨，特舉元結詩爲例。元結篋中集序云：『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尙形似。』元好問所言殆據此。切響浮聲，乃沈約語。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翁方綱石洲詩話〕韓門諸家不斥賈而斥孟，亦與東坡意同。不論及李長吉者，遺山心眼抑自有屬矣。昔杜樊川爲李長吉詩序，曰：『若使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未知遺山意中分際如何？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言孟不得與韓並。○歸田詩話曰：『遺山此論，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爲所取也。東野詩如「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讐。」氣象如此，宜其一生踟躕也。』

紹虞案：元好問論詩尙邁往，尙自然，故不滿孟郊詩。此意與蘇軾相近。所謂『遺山接眉山』者，於此可見。後人於此，每多不滿之論，如沈德潛說詩碎語（方東樹昭昧詹言襲其說）、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及錢振鏞謫星說詩諸書，皆以其過於抑孟，力爲翻案，似可不必，看作元氏一家之旨可也。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自註〕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鬪輸贏。』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陸魯望生丁末運，自以未挂朝籍，絕無憂國感憤之辭，故卽其所爲詩微詰示諷。

紹虞案：元好問論詩雖無家國興亡之感，然就此詩言，知一般詩人之逃避現實，脫離現實者，固不爲元氏之所許矣。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自註〕柳子厚，宋之謝靈運。

〔翁方綱石洲詩話〕柳詩繼謝之註，至此發之。以白繼陶，以柳繼謝，與漁洋以韋繼陶不同，蓋漁洋不喜白詩耳。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查初白云：『以柳州接康樂，千古特識。』予曰不然，謂柳州發源康樂耳。

紹虞案：元好問論詩雖尙豪邁，但於陶、柳之詩亦深致推許。此與蘇軾詩風雖才氣奔放，近於一瀉無餘，而其論詩則重在『天成』『超然』之意相近。蘇軾『南遷二友』乃是陶、柳二集，元氏論詩推崇陶、柳，亦是此意。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殆譏好次韻者。次韻詩肇於元、白、皮、陸繼之，然亦止今體耳；至蘇、黃則無所不次矣。先生不甚滿於東坡，又未便直加詆訶，故所云如此。

紹虞案：薛雪一瓢詩話之論此詩謂：『作詩非應舉，何必就程式，熱趕名場之人，豈有真詩好文哉！』顧奎光金詩選謂：『此亦摹擬步驟之失。』此二說似嫌太泛，非元好問意。都穆南濠詩話云：『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山谷云：「詩文惟不造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謂今人之詩惟務應酬，皆無謂而強作者，無怪其語之不工。遺山云：「縱橫自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知其病者也。』宗氏說似本此。蘇、黃論詩雖亦知有爲而作，待境而生，然次韻之作，實以蘇、黃爲多。此詩列在論蘇、黃詩前，故宗氏謂『譏好次韻者』，近是。詩中言『唱酬』，言『窘步相仍』，言『俯仰隨人』，其意甚明。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

〔翁方綱石洲詩話〕遺山寄慨身世，屢致『滄海橫流』之感，而於論蘇、黃發之。寶泉述書賦論褚河南，正是此意，不知者以爲不滿褚書也。讀至此首之論蘇詩，乃知遺山之力爭上游，非語言筆墨所能盡傳者矣。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自蘇、黃更出新意，一洗唐調，後遂隨風而靡，生硬放佚，靡惡不臻，變本

加厲，咎在作俑，先生慨之，故責之如此。

紹虞案：後人對此詩較多歧解。翁方綱舉述書賦爲例，以爲並非不滿褚書，以證元好問初無貶抑蘇、黃之意。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則謂『明以滄海橫流責蘇』，顯與翁氏立異。宗廷輔則調停其間，以爲『變本加厲，咎在作俑』，故雖責蘇、黃而更重防弊，則亦兼有翁氏『力爭上游』之意。考元好問論詩，固尊唐而貶宋，然其論量宋詩，下語至嚴，亦不作一筆抹煞之論。宗氏之說，似較近是。又詩中蘇、黃並舉，而論者每看作駢詞側義之例。故沈德潛說詩碎語、徐熊飛修竹廬談詩問答、黃培芳香石詩話均據元氏此首以論蘇詩，而潘德輿且言『明以滄海橫流責蘇』則詩中於黃似僅連類及之。其以爲並舉者，如林昌彝謂：『遺山意以蘇、黃詩稍直，少曲折，故不及李、杜。』（射鷹樓詩話）周季俠謂：『詩雖以性情爲主，而體格與神韻不能具備，仍不足以言詩。芒角太多則性情隱矣，刻鏤太工則體格卑矣，用筆太直則神韻亡矣。……宋有蘇、黃，如唐有李、杜，而遺山以「滄海橫流」目之，非貶蘇、黃也。學者識得此意，學宋詩始無弊。』（詩學校譚）竊以爲二說均通。宋詩不外蘇、黃二體，而破壞唐體以成宋調者，實以蘇爲始。故並舉側舉，皆不致失元氏詩意。所不同者，『滄海橫流』一語，有責蘇或責蘇、黃之分而已。然亦有以『滄海橫流』指李、杜者，則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之說。林氏謂：『遺山意以蘇、黃詩稍直，少曲折，故不及李、杜，故曰「滄海橫流却是誰」。李、杜詩汪洋澎湃，而沈鬱頓挫，赴題曲折，故如滄海橫流。蘇、黃之不及李、杜者以此，遺山之所以不足蘇、黃者以此。此中神妙，難與外人言也。故遺山論詩又曰：「鴛鴦』

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此說以蘇詩正從唐詩變化而出，金銀鉛錫，皆歸鎔鑄，而李、杜詩汪洋澎湃，正開蘇、黃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之風。故以滄海橫流指李、杜，說亦可通，但似難斷言爲元氏意耳。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首專詆東坡。○或疑其議東坡不應重叠如此。不知此乃先生宗旨所在，射人射馬，擒賊擒王，所見既真，故不憚一再彈擊也。

紹虞案：此卽元好問尚雅之旨，已見其詩文自警語中。顧奎光金詩選云：『古人破卻萬卷，而擇之必精，不似後人拉雜堆砌，此遺山得之王中立者。』

又案：蘇軾詩文短處在好罵，黃庭堅答洪駒父書已言之。宗氏謂『此首專詆東坡』，固無不可。然杜甫、李商隱，俱有俳諧體詩，晚唐詩人，此體尤多，似亦不必專指蘇軾。且昔人反對以俳諧怒罵爲詩者，固可以指蘇軾，但亦不必只限於蘇軾。黃庭堅書王知載胸山雜錄後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座之謂也。』戴復古論詩十絕云：『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嚴羽滄浪詩話之論近代諸公詩云：『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則擒賊擒王，固可用以責蘇軾，然言『末流』，則非專指蘇詩明甚。宗氏謂『此乃先生宗旨所在』，所見甚是；但謂專詆蘇軾，則似未安。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宗廷輔云：『「晚枝」，集作「曉枝」，作「曉」是。』）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首排淮海。上二句卽以淮海詩狀淮海詩境也。按中州集擬栩先生王中立傳云：『予嘗從先生學，問作詩究竟當如何，先生舉秦少游春雨詩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詩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葉大梔子肥」之句校之，則春雨爲婦人語矣。破却工夫，何至學婦人！』則裕之此論亦有所授之矣。

紹虞案：此正是元好問疏鑿標準，故不欲爲女郎詩。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固在元氏詩文自警之列。自瞿佑歸田詩話舉杜甫『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諸語，以爲詩貴相題而作，不可拘以一律，此後袁枚隨園詩話亦襲其語，並再舉韓愈『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坐添春』之句，以爲亦女郎詩。詩話補遺再舉毛西河與友札謂：『曾遊泰山，見奇峯怪嶠，拔地倚天，然山澗中杜鵑紅豔，春蘭幽香，未嘗無倡條冶葉，動人春思，此泰山之所以爲大也。大家之詩何以異此！』稍後郭麐靈芬館詩話亦宗瞿說，以爲『遺山之論本於王擬栩中立，見中州集中。擬栩詩皆粗豪無味，故有此論』。而此外作論詩絕句以諷元氏者，則有薛雪之『先生休詆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雲鬟玉臂也堪師。』（一瓢詩話）王敬之之『異代雌黃借退之，偏拈芍藥女郎詩。詩心花樣殊今古，前有香奩知不知？』（愛日堂詩）

讀秦太虛淮海集及朱夢泉之『淮海風流句亦仙，遺山創論我嫌偏。銅琶鐵絛關西漢，不及紅牙唱酒邊。』（于源鑑窗瑣話引）此皆不滿元說之論，亦似言之成理，然對元氏論詩宗旨可謂全未理解。蓋元氏論詩重在骨力標格，故拈此數語作爲衡量之例，正不必以擬不於倫譏之。至詩貴相題而作，元氏非不知之；香奩一集，元氏亦未嘗不見；特以論詩主旨所在，故不免稍作偏激之詞耳。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此詩似應次東野一首之下。

紹虞案：此詩似只就劉禹錫題咏玄都觀桃花詩而作，與其疏鑿微惜，較少關係。但如看作與後人之論詩絕句相同，只是撫拾瑣事，發爲吟咏，恐亦非元好問論詩之意。禹錫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昔人謂此詩語涉譏刺。至其大和二年再遊玄都觀詩：『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又來。』昔人亦謂有怨刺之意。意者元氏此詩所論，重在作詩應否譏刺之問題，故以列於『俳諧怒罵』與『女郎詩』二詩之後；且昔人謂蘇軾詩初學劉禹錫，亦以蘇詩卽事感興之作，易爲人撫拾陷害之故。或元氏此詩雖咏劉事而旨在論蘇，故以廁於論蘇、黃各首之間。宗氏疑爲先後失次，非也。又詩有怨刺，卽有寄託，但因此卽以此詩爲自寓興亡之感，則亦非是。故楊鍾羲雪橋詩話云：『朱介斐嘗謂遺山論詩絕句中如「望帝春心託杜鵑」

及「未害淵明是晉人」、「可惜并州劉越石」等語，又述次山一首，又「亂後玄都」一首，皆顯然自寓之詞。按遺山論詩三十首，丁丑歲三鄉作。丁丑爲金宣宗興定元年，先生年二十八歲，在其登進士第之前四年。雖其時蒙古兵已入燕，先生自秀容避亂河南，至是歲寓居三鄉，下距金亡垂二十年，不應預作淵明晉人之語以自況。介斐此論失考。」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眞那計一作許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翁方綱石洲詩話〕論詩絕句「奇外無奇」「金入洪爐」二篇，卽先生自任之旨也。此三十首已開阮亭神韻二字之端矣，但未說出耳。

〔又〕此章收足論蘇詩之旨，卽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也。「百態新」者，卽前章「更出奇」也。「蘇門忠臣」云者，非遺山以繼蘇自命也，又非指秦、鼂諸君子也。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鬪好。」卽此末句「百態新」之意。紀文達序趙渭川詩云：「東坡才筆，橫據一代，未有異詞，而遺山論詩，乃曰：「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又有「奇外無奇」云云。二公均屬詞宗，而元之持論，若不欲人鑽仰於蘇者，其故殆不可曉。予嘉慶壬戌典會試，三場以此條發策，四千人莫予答也；惟揭曉前一夕，得朱子士彥卷，對曰：「南宋末年，江湖一派，萬口同音，故元好問追尋源本，作是懲羹吹蠶之論。又南北分疆，未免心存畛域，其中州集末題詩，一則曰：若從華實評

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一則曰：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會郎借齒牙。詞意曉然，未可執爲定論也。」喜其洞見癥結，急爲補入榜中。『予謂江湖盛於宋季，江西肇於元祐，相距幾二百年，必以末流之弊，歸咎江西，恐未甘任受。惟新聲創則古調亡，自蘇、黃派行，而唐代風流至是盡泯。明何仲默答李獻吉書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亡於謝。』世或駭其言，然東坡亦言：『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語見詩人玉屑。何書卽此意耳。

紹虞案：元好問詩格實近東坡。翁方綱書遺山集後謂：『程學威南蘇學北。』又其齋中與友人論詩云：『蘇學盛於北，景行遺山師。』其言良是。其讀元遺山詩云：『遺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蘇門後，此意豈易言。』亦卽本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之句以解此詩之旨。此亦不爲無見。潘德輿養一齋詩話雖力詆之，然其論遺山詩有云：『評論正體齊梁上，慷慨歌謠字字遒。新態無端學坡谷，未須滄海說橫流。』則潘氏固亦自謂元詩接踵蘇詩矣（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六遺山論蘇詩條亦稱元好問服習蘇詩有素）。顧元詩雖踵蘇詩，而仍有不滿蘇詩之語，則以『布穀瀾翻』與『排比鋪張』，均非元氏之所好。元氏論詩偏主壯美，故風格豪放，頗類蘇軾，第固不欲徒逞才氣，一瀉無餘耳。故知所謂『滄海橫流』，所謂『百態新』云者，仍不妨爲貶詞，不必定爲蘇詩迴護也。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閒遠，妙在筆墨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

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此豈不與「奇外無奇」一首同一見解？若以辭害意，謂爲蘇軾貶彈李、杜可乎？知蘇軾之非貶李、杜，則知元好問論蘇詩各首，正其疏鑿微指所在，不必爲貶詞矣。元氏東坡詩雅引云：「五言以來，六朝之陶、謝，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尙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此與蘇軾所謂「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云云，豈不相同？余嘗謂蘇詩作風與其論詩主旨不盡相同，若以元氏論蘇詩各首觀之，正可爲此說左證。蘇詩利病，蘇氏未嘗不自知之，知之而不能逮之，正所謂時運使然，「爲風俗所移」而已。元氏評蘇恰如其量，何嘗一味推尊，更何嘗一味貶抑哉？

又案：後人不滿此詩者，每在「百態新」句。趙翼甌北詩話云：「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爲嫌，是必拾人牙後，人云亦云，否則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步，是尙得成家哉，尙得成大家哉！」劉熙載藝概云：「東坡題與可畫竹云，「無窮出清新」。余謂此句可爲坡詩評語，豈偶借與可以自寓耶？杜與李亦以「清新」相目，詩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遺山於坡詩何乃以新譏之！」二說對元氏之意均有誤解。此

詩前二句『金入洪爐』云云，原是褒蘇之詞。蘇詩『金銀鉛錫皆歸鎔鑄』（沈德潛語），『變眩百怪，終歸渾雅』（敖陶孫語）。愛新覺羅弘曆唐宋詩醇稱其『前之曹、劉、陶、謝，後之李、杜、韓、白，無所不學，亦無所不工，同時歐陽、王、黃猶俱遜謝焉，洵乎獨立千古，非一代一人之詩也。』推崇亦未逾量。但蘇詩正以鎔鑄百家，神明變化，不免有『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之病。故元氏之所謂新，義重在變，言其變古太甚，不免離本太甚，破壞唐體，並失風雅古意耳。元氏之論陶詩云：『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論謝詩云：『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何嘗以新爲病！至以清新爲新，則更非元氏詩意。唐宋詩醇以蘇詩『氣象體大，有非後哲所易學步者』，於是認爲元詩『滄海橫流』及『百態新』云云，『非用此爲譏議，乃正以見其不可模擬耳』。曲爲迴護，亦非元氏此詩之意。顧奎光金詩選解此首謂『蘇詩取材極博，亦不免雜，說得深婉』。言簡意賅，最爲得之。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翁方綱石洲詩話〕此『迴』字，卽坡公詩『昇平格力未全迴』之『迴』字，是遺山力爭上游處也。亦何嘗有人『諱學金陵』，亦何嘗有人欲『廢歐梅』！觀此可以得文章風會氣脈矣。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金陵當指王荊公。『猶有說』，卽以人廢言之意。

紹虞案：翁氏由於偏嗜蘇詩之故，解此等詩，每多迴護之詞。實則此詩所謂『諱學金陵』及

『廢歐梅』云云，自是當時風氣，不必曲爲之諱。朱弁曲洧舊聞云：『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聖俞爲詩，古澹深遠，有盛名於一時。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毀訾，……自世競宗江西，已看不入眼。』此正是『廢歐梅』之證。對歐陽修、梅堯臣如此，其對王安石更無論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糾翁氏說云：『尤可異者，偏愛蘇詩，並以遺山論詩絕句中攻蘇之作，亦傳會爲愛蘇之論也。如「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祇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此首明以「滄海橫流」責蘇，而石洲以爲遺山自慨身世。「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此首明言蘇門無忠直之言，故致坡詩競出新態，而石洲以爲「收足論蘇之旨，卽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意。「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此首明言歐、梅甫能復古，而元祐蘇、黃諸人，次第變古。學元祐者廢金陵猶可，廢歐、梅則必不可。而石洲以爲迴字乃坡公昇平格力未全迴之迴，何嘗有人諱學金陵！何嘗有人欲廢歐、梅！此可得文章風會氣脈。」凡石洲所解，皆與遺山本詩義理迴不入，脈絡絕不貫，不知何以下筆。蓋旣爲偏好蘇詩所蔽，而又不肯貶駁遺山，故於無可解說處，亦強爲傳會，遂使人覽之茫然耳。』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翁方綱石洲詩話〕唐之李義山，宋之黃涪翁，皆杜法也。先生撮在此一首中，眞得其精微矣。放翁、

道園，皆未嘗有此等議論，即使不讀遺山詩集，已自可以獨有千古矣。

〔又〕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此不以山谷置西江派圖中論之也。……遺山詩初非斥薄西江派也。……遺山『寧』字，百鍊不能到也。其上句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有一杜子美在其上，又有一李義山在其上，然後此句『寧』字只以一半許山谷，而已超出所謂西江派方隅之見矣。只此一箇『寧』字，其心眼並不斥薄西江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與其置山谷於子美、義山之後之意，層層圓到，面面具足。有此一『寧』字，乃得上二句學杜之難，與學義山之失真，更加透澈也。……遺山此句『論詩』二字，方見意匠，蓋正對其下一句言之。彼但以西江派目山谷者，特以一方之音限之，非通徹上下原流者也。若以論詩之脈，而不以方隅之見限之，乃能下涪翁之拜，知是子美門庭中人耳。此其位置古人分際，銖兩不差，真善於立言者也。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詆山谷。上二句直舉山谷之疵。查初白云：『涪翁生拗鍾鍊，自成一家，直得下拜。』此讀『寧』爲『寧可』之『寧』也。故爲調停，非先生意。『寧下』者，豈下也。

紹虞案：鄭獻甫書石州詩話後，謂此詩『首二句言江西社之毛病，第三句還山谷詩之本領，第四句言自己之倔強。語本明順，毋庸解釋。』所言甚是。翁氏強作附會，多失本意。顧奎光金詩選云：『遺山不肯學西江，此首可見。』蓋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本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會郎借齒牙』之句也。至『寧』字讀爲寧可之寧或豈寧之寧，竊以爲無甚關係，關鍵在下一句。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翁方綱石洲詩話〕前首並非不滿西江社也。此首亦並非斥陳后山也，此皆力爭上游之語，讀者勿誤會。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詆后山。后山詩純以拗樸取勝。『池塘生春草』，何等自然！『閉門覓句陳無己』，山谷詩也。

紹虞案：周昂讀陳后山詩云：『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間無路可升堂。一斑管內時時見，賺得陳郎兩鬢蒼。』可與此詩參證。翁氏謂非斥陳師道，亦偏。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查初白云：『文人習氣，好評量古人，又恐人議己，先生亦復不免。』予謂先生詩語，磊落慷慨，其自謙處正其自負處，初白語非是。

紹虞案：此三十首開端有總論，末尾有總結，組織甚嚴密。自註『丁丑歲三鄉作』，則是少年狂態，書生習氣，故詩中詆訶之語，亦時時有之。顧又云『老來』，何也？豈至晚年有所更定歟？抑此『老來』猶云將來老後，仍是少年口吻歟？則查慎行所謂『文人習氣，好評量古人，而又恐人議己』者，亦未必盡非也。

後記

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和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都是我的舊稿。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是以前發表過的，而現在加以增補充實。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是集解式的舊稿，而現在加以整理改編的。舊稿原稱是杜元王論詩絕句集解；另有王士禛一家，今以王詩與文學理論的關係較少，刪去不錄。

杜甫的戲爲六絕句，由於歧解紛紜，有待清理，所以採取集解形式。集解，雖似資料性的工作，但對學術研究也有很多方便：其一，把材料聚在一處，排隊、歸類，容易看出問題癥結所在，便於選擇和評論；其二，有些解釋，儘管理由不夠充足，未能成立，但提出的問題，有時可能給人啓發，產生另一種看法；其三，我所加的案語，可能有錯誤，或引述斷章取義，或批評出於誤解，保存原材料則便於覆案，易於糾正；其四，讀書之時，偶有所見，很容易自矜自滿，通過集解工作，知道有些話前人早已說過，那更可以虛心一些。我以前以元稹的『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二語，說明杜甫寫此六絕句的動機，認爲這是前人所未發，但現經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朋友們替我在北京各圖書館中查閱了一些我所未見的杜集，又獲得了一些新資料，於是我以前所自矜的這些意見，也就在周篆的杜工部詩集集解中發現了。因此，我想：假使不採取集解形式，而只是自己加以註釋，那就很可能改頭換面，攘爲己有；而且即使稱引成說，也可能斷章取義，厚誣古人。從這點講，可能是

集解工作更重要的一點了。這是我在作集解工作後的一些體會。這樣做後，我不敢說對這六絕句能得到完全正確的理解，但是我信得過，蒼萃衆說，錄其全文，總比僅憑一家之言，或看第二手不完全的材料，而輕加論斷者，要容易接近於正確。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後人對此固然也有種種不同理解，但比起杜甫的戲爲六絕句就簡單得多，可以不需要再用集解形式。現在只以翁方綱、宗廷輔二家之說爲主，而加以箋釋，有時闡發，有時批評，有時博採其他各家的意見以爲參證之助。論詩絕句，從杜甫的六絕句後，其專談理論者，以吳可、戴復古爲最早，其論作家者，以元好問爲最早。吳、戴之作淺顯易明，不煩解釋，而王士禛以後之論詩絕句，又重在評論作家，與詩學理論無關。惟元氏之作，於評論作家之中，自有疏鑿微指，所以需要箋釋。因此，箋釋的重點也就放在這一邊。又元氏的論詩絕句，除三十首外，尚有論詩三首及自題中州集後五首，但只有此三十首能自成體系，所以箋釋也只限於此。

爲什麼我對這兩種論詩絕句要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呢？因爲論詩絕句，畢竟是文學批評中一種特殊體裁，它的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由於是韻語，不可能像散文這般的曲折達意，於是常因文詞晦澀而引起誤解，此其一。又由於篇幅太短，不可能環繞一個中心問題而暢發議論，於是又不免因瑣屑零星而不易掌握全篇的核心，此其二。杜詩六首，意思一貫，宗旨易見，但文辭畢竟簡約一些，再加上後人的穿鑿，更使明者轉晦，所以問題在晦澀而引起誤解。問題在誤解，必先清理歧解，然後纔能探索他的詩學理論。至如元詩三十首，雖也自成整體，但重在評論作家，所以各首之間並不要

求意思的一貫，問題又在不易掌握全篇的核心。我們必須在每首個別具體事例中去體會他共同的一貫的疏鑿微旨，然後纔能論述他的詩學理論。這是對這一種論詩絕句不同處理的主要原因。

因此，再進一步，對於杜、元二氏的詩學理論，也採取不同的論述方式。杜甫的戲爲六絕句是有爲而作的。有爲而作，則論點不妨稍偏，可以容許特別強調詩論中的某一點或某一面，而我們研究他的詩學理論，就不應只局於他所強調的一面，更應注意他所不曾強調或不曾講到的一面。因爲不如是，就不可能理解他詩作的全面，也不可能理解他詩論的全面。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雖出書生技癢，也是不甚經意之作，然而上下千古，衡量辨析，不會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他的詩學理論，雖沒有明顯地講出，可是從他所論述的具體事例中却又很容易歸納出來。假使再從他的其他詩文中的有關材料相互印證，那就更容易推求他的詩學理論了。一則看去易明而求之反隱，一則看去似晦而一說便清，這又是這兩種論詩絕句的主要分別。

正因爲杜甫的六絕句是有爲而發，所以論點即使稍偏，強調繼承，強調藝術性（即杜甫其他論詩之處也有這種傾向），却並不妨礙杜甫詩作的成就，依舊能和他具有一定高度的思想性結成完整的統一體，以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是杜詩的成功之點，實在也即說明杜甫詩論中一定有另一面更重要之點才能如此的。即就六絕句而論，我們也應注意他不費許多筆墨而偶爾提到的『親風雅』三字。他所謂『親風雅』，究竟指的什麼含義，他沒有在這方面多加發揮，固然無從評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根據『親風雅』三字，可知杜甫詩論主要是強調對風雅傳統的繼承，而不是偏重於藝術性的。按照

古人稱名用詞的習慣，與風連稱的雅常指小雅，而與頌連稱的雅則常指大雅。大雅傾向於歌頌，小雅則多怨誹。因此杜甫所謂『親風雅』，就是重在繼承國風反映現實和小雅怨刺的傳統。可是，在以前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文人却不大會理解到這一點。他們本於杜甫『轉益多師是汝師』的主張以論杜詩之成就，於是只覺其奄有衆美，集古人之大成。從元稹以後，一直到宋祁、秦觀等人都是這種論調。這無疑對杜詩的理解成爲片面的了。昔人的錯誤，已如此顯然可見，我們在今天，假使對這有爲而發的六絕句，孤立地看問題，也把它的多師爲師說評價過高，加以發揮，那豈不是重視繼承而忽略批判，那豈不成爲發揮了杜甫詩論中缺點的一面！所以我們對這六絕句的評價，所要注意的倒是在它不很強調或不曾說明的一面。這樣理解，既不致強調繼承，誤解他的多師爲師說；也不致強調批判，把這六絕句看作是重在藝術而加以貶抑。

對於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呢？恰恰相反，他是明明強調思想，而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所應注意的，我們不要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蒙蔽，而要認清他詩論的本質。我們假使根據他的小亨集引來看他論詩三十首的疏鑿標準，也可以肯定地說，他的標準重在『知本』。（小亨集引雖是他六十歲時所作，但他的論詩主張和詩格，和以前都沒有較大的變化。）由於知本，所以『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自題中州集後），重實而不重華；由於知本，所以『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尚自然而不尚雕琢。這些意見，都可說是比較正確的。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謂詩應從實際出發，不能憑空杜撰。『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又是說詩不能脫離社會現實，只以身邊瑣事為題材。這種知本說，似乎比杜甫的多師爲師說更高一着，更能抓住作詩之本，於是有些人便以爲他的主張重在反映現實生活，而他自己也正是這些理論的實踐者。其實，他在這方面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恰恰暴露了他的階級局限性。他在小亨集引一文中把『本』理解爲『誠』，認爲是『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的『三者相爲一』，那麼唯心的氣息便相當濃厚，而他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溫柔敦厚，藹然仁者之言』了。本於這樣的封建思想，又怎能成爲人民的喉舌呢？所以所謂『眼處心生』，不可能指社會生活的現實，只能是自然景色的現實，於是，他所謂『本』，和杜甫詩中反映的現實，也就相差得太遠了。當然，元好問詩中也不是沒有反映現實的作品，但比起杜甫來，顯然有區別。杜甫有時能積極地表達人民的願望，而元好問只是對人民表示同情而已。所以杜詩鬭爭的情緒比較強烈，而元詩就顯得軟弱無力。因此，他所謂重實，也就很有限度的了。就階級局限性言，元好問比杜甫要多得多。講到自然或天然，在他的概念裏，似乎只須不把藝術標準放在第一位，不在這方面作過多的考究，也就近於自然，符合於他的所謂『知本』。他所謂『未作江西社裏人』，所謂『可憐無補費精神』，以及反對『鬭靡誇多』，反對『切響浮聲』，反對『俯仰隨人』，反對『排比鋪張』，反對『鬼畫符』云云，都可作如是觀。這些意見也不能說有什麼錯誤，但由於他的所謂『自然』，包含兩種不同的含義，壯美的近於豪放，優美的偏於雅潔，而再要把二者統一起來，那就不免有些問題了。

從豪放言，所謂『虎生風』，所謂『壯懷』，所謂『縱橫詩筆』，所謂『慷慨歌謠』，所謂『筆底銀河』，所謂『英雄氣』，都是風骨駿爽，不加推敲的意思。從雅潔言，所謂『天然』，所謂『雅言』，所謂『古風』，所謂『只要傳心了』，所謂『雲山韶濩音』，所謂『朱絃一拂遺音在』，又近於文體省淨，屏除華飾的意思。不加推敲，知道文章自有坦途，不必鑽牛角尖，枉費精神，於是高明者自走豪放一路。屏除華飾，率臆而言，當然儷偶聲律，只成巧思，於是沈潛者自走雅潔一路。假使他從這樣講自然或天然，那麼視各人性之所近，陽剛陰柔，各得其所，豪放與雅潔確是都可以統攝在自然的觀念下的。可是，他並不完全如此，他再要把二者的矛盾統一起來。統一起來，假使偏重在豪放一邊，那麼感於中者既深且真摯，斯發於外者必激而強烈，輪困鬱勃，噴薄以出，還可以痛快淋漓地反映現實的真相，然而他也不如此。他是要求豪放的雅潔化，不是主張雅潔的豪放化，這即是所謂『豪華落盡見真淳』。豪華當然不等於豪放，真淳也不等於雅潔，但意義多少有些相近。所以『拈出退之山石句』，就是指它接近豪放一邊；而『始知渠是女郎詩』，就有嫌它不歸於雅潔之意。豪放是主要的，而雅潔可能是更主要的。這樣講去，於是離現實愈遠，而和藝術標準反顯得更為接近了。

從現實的方面講，偏重在自然景色的現實；從『自然』的方面講，又比較偏於雅潔一邊。這樣一講，於是說成豪放是一種境界，而雅潔是在藝術上更高的一種境界了。於是，他的疏鑿微旨，本來不重在藝術標準的，反而滑向藝術方面去了。所以翁方綱說：『此三十首已開阮亭神韻之端矣，

但未說出耳。』這話亦不是無所見的。

於是，再進一步說明元氏所以會形成這種見解的原因。他的論詩三十首，強調豪放者多，即就他的詩格而言，也是偏於豪放的，何以反要使豪放成爲雅潔化，而有神韻的傾向呢？事實上這正是當時詩壇詩風演變的反映。翁方綱說：『蘇學盛於北，景行遺山仰』（齋中與友論詩），這話也未嘗不對。不過我們還必須知道當時詩風另一方面的情况。宋詩到蘇、黃以後，眞所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流風所扇，弱點漸露，其勢也不得不變，所以當時又有提倡唐詩的風氣。小亨集引說：『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貞祐在興定前。金的徙都汴京，在貞祐二年，而論詩三十首之作，則在興定元年，可知正是唐詩學大行之時。元好問處其間，應當是深受這種風氣影響的人，所以他在小亨集引中自稱：『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他的有所得，也就決定了他詩學宗旨之豪放的雅潔化。當『初亦未知適從』的時候，可能還受些蘇詩影響，傾筐倒篋，一瀉無餘；等到『以唐人爲指歸』的時候，於是就注意到含蓄，注意到情韻，所以說：『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鑒飫，使人涵泳於先生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小亨集引）這樣，他的知本說當然要滑到神韻一邊了。

提倡唐詩，何以不會繼承杜甫、白居易等人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而偏要滑向神韻一邊呢？這就涉及到這種詩論的本質問題了。這就要看他的『有所得』究竟是在哪一方面的『有所得』。因此，我們不要迷惑於他所謂知本重實這些論點。

翁方綱石洲詩話謂：『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這話也說出一部分真相。但是，他又說：『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於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翁氏以此爲宋詩之長，那就不一定對。他由於愛好宋詩而發爲此論，當然可以，但是不免誤解了詩的作用。詩的作用全在利用具體形象，以一概萬，引起人們多方面的聯想，而體會到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所以雖虛而屬實。至於宋詩之實，則是以議論爲詩的結果，是以邏輯思維代替形象思維的結果，於是茶馬鹽法等等當然都可羅列在內了，但是只能作史料看，作一時一事的史實看，所以雖實而成虛。這一點，在當時提倡唐詩以反對蘇、黃的，如南宋的嚴羽，金的辛、楊以及元氏諸人，可能都有所體會到的。這可能就是元氏之所謂『有所得』。所以在他對唐詩『有所得』以後，也就要不滿蘇詩之『百態新』了。

但是，他們所認識的僅僅到此爲止，因爲他們用唯心觀點去論詩，只可能從藝術方面去探索，不會再進一步用唯物觀點去從社會生活的現實以論作詩之本的。

請進而追求其思想的來源。我以前講到元氏受蘇軾影響曾這樣說過：『卽在元氏論詩中，貶蘇之詞也是學蘇的。』這話也有部分理由，不過還沒有說得透徹。假使說元氏僅僅爲了受唐詩影響以反對蘇、黃，那麼他所處的時代並不是什麼所謂盛世，怵目驚心，不應該不接受杜甫、白居易這些反映現實的詩的影響。假使說受唐詩影響必然會引向豪放的雅潔化這條路去，那麼蘇軾雖沒有否定唐

詩，但也沒有明顯地要提倡唐詩，追隨唐詩，何以也重在『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而要復魏、晉以來的高風絕塵呢？所以復唐詩只是當時詩壇改變詩風的一種要求，至於復唐詩是不是走現實主義的道路，那是另一問題。元氏之受唐詩影響固是事實，但他受蘇軾影響也是事實。他從蘇軾的路線而學習唐詩，當然不可能走現實主義的道路了。蘇軾不是沒有反映人民生活的詩，但這不是他的主要成就。因此，我們還得看蘇軾詩論究竟是什麼觀點。蘇軾思想比較複雜，儒佛老莊，揉合一起，但在詩論方面則唯心傾向似乎要更多一些。（我們所論只是就他主要傾向而言，並不是抹煞他的其他方面。）蘇軾說：『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參寥師）他的唯心傾向是比較明顯的。他要在空靜中求詩，以獲得詩之自然與天成，當然不會火辣辣地從現實生活中去尋求詩的源泉，而所謂自然與天成也就變成脫離現實的一種藝術傾向了。因此，蘇詩的語言，比起江西詩派固然要自然一些，但是偏重在藝術標準則和江西詩人並沒有什麼分別。他在藝術方面學唐，所以能變，所以能新，新和變是在唐詩藝術上進一步的發展，於是再從藝術標準來看問題，也就覺得新和變的成就，有優點也有缺點。缺點就在不能如唐詩這樣自然與天成，更不能再有魏、晉以來的高風絕塵。他看到了李、杜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已經覺得缺少魏、晉以來之高風絕塵，於是爲了要求藝術上的更高一着，纔有這樣的期望，所以這是藝術觀點的路線。在文學上的唯心觀點和藝術觀點，本來可以結合在一起的，而那個時代的詩壇，正是在這種風氣籠罩之下。所以蘇軾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反對蘇、黃者也並不能擺脫這種風氣，於是嚴羽所謂『妙悟』，

元好問所謂『學至於無學』（見其所爲陶然集詩序及杜詩學引），依舊是蘇軾這一方面詩論的發展。所以從本質看問題，元氏的知本說也就可以原形畢露，而所謂豪放的雅潔化，正是他詩論必然的歸宿。這又是所謂時代的局限。

因此，對杜、元二家詩論的評價，同樣應當不同的處理，一則似乎片面，而實則顧到全局；一則似乎抓到根本，而實則還是重在枝葉。假使只從表面看問題就很容易被這些現象所迷惑了。

論到此，讀者可能進一步發問：杜甫與元好問同樣是封建文人，同樣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而且同樣處在亂世，何以就詩而言，杜甫在某些作品中能反映現實的階級矛盾，而元好問就顯得軟弱無力？就詩論而言，藝術標準也不能不注意，何以杜甫重視這方面能促進他詩作的成就，而元好問並不強調這方面反而限制了他詩作的成就？

關於前一問題，只能說是人的問題，處境的問題。杜甫一生阨窮困苦，顛沛流離，接觸到現實生活，看到下層人民的苦難，所以能與之同呼吸，共患難，而元好問則與下層人民比較隔絕，即有一些反映下層人民的苦難，也只是出於憐憫而不是控訴。再有，杜甫屢經苦難，所以鍛鍊得更爲堅強，而元好問性格就不免軟弱。我們只要看杜甫是怎樣對待安祿山之亂的，而元好問又是怎樣處理崔立之變的，也就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了。即在金亡以後，雖未出仕，但全祖望已責其委蛇於元之貴臣，通而不介，這就是元不及杜之處。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要以封建倫理道德作爲衡量的標準。只因一個生活比較優越的人，思想感情不容易接近勞動人民，而思想感情不接近勞動人民，

又必然迷戀於優裕的生活享受，必然成爲通而不介的人。一個人通而不介，那麼八面玲瓏，口頭上一套，實際上是另一套，處常還可沒有問題，處變就經不起考驗了。所以杜與元雖屬同一階級，而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就顯得不一樣了。

關於第二問題，藝術標準並不可廢，但要看如何對待這問題。當文學史上一種新的體製產生的時候，總是容易接近於現實，不大會專在形式技巧上講究的，即使講究一些，也正足以促進新體之發展，不會感到它有形式主義的傾向。等到作者既多，逐漸形成了種種框格，於是清規戒律跟着產生，而這種體製也就逐漸僵化，成爲習套了。在形成習套以後，再在藝術方面發展，就不免有形式主義的傾向了。唐代的七言詩和樂府歌行，以及五七言近體，都是當時的新體，所以杜甫強調繼承，強調藝術，即使講究詩律，也並不妨礙他詩作的成就。宋詩不能在體的方面有所創新，只有在格的方面刻意求變。所以蘇、黃能擺脫一些習套，一變唐人面貌已經很不容易。但一般人從習套的眼光來看，總覺得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不免有些矜才使氣，如子路末事孔子時氣象；必須不矜才，不使氣，淵懿淳雅，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才算高格，其實只是在藝術上要求更進一步而已。如果重視藝術而出於體變，則藝術標準的提倡可以適應新的體製使之相得益彰；如果爲了格變而重視藝術，則強調了藝術標準，或多或少總有一些形式主義的傾向。這又是元詩不免比杜詩遜色的關係。

講到這兒，我們再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所以這樣會有爐火純青的要求，還是由於本着抒情詩的老眼光來論詩的緣故。在以前，詩的領域，是以抒情詩爲主，而不很注意到敘事詩的。杜甫

反映現實的詩篇，已有一些敘事詩的傾向，但是畢竟還有較多抒情的成分，所以在他詩中並不能具有刻劃細緻的描寫個性的典型形象。蘇軾很有這方面的才能，可惜又不很面對現實，於是就不會向敘事詩這方面發展。假使能在這方面發展，那麼所謂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正不是蘇詩之病，而是蘇詩之長。可惜此後如嚴羽、元好問等也都見不及此，於是在提倡唐詩風氣之下也就只能看到『妙悟』和『學至於無學』這些理論。所以我說從本質上看，蘇和嚴、元都是偏重在藝術觀點的，因此，他們的理論，不能說是現實主義的理論。

我們這樣講，是不是意在貶抑元氏呢？不。藝術觀點在詩論中也同樣重要，不過輕重之間要擺得合適而已，並不是一提到某人重在藝術觀點就含有貶抑之意。我們只因杜甫所論重在藝術，元好問所論重在知本，而元好問更有『眼處心生』之說，很容易引起人們的錯覺，所以要把它兩相比較，分別說明。理論是指導創作的，同時又可說是創作經驗的總結。杜、元二氏之詩，各有不同的成就，也正因各有不同理論指導的緣故。元好問在這方面是有些缺點的，但是他的缺點，只是在與杜甫比較之下顯得遜色而已。不是說他的詩和詩論都一無可取。他自有他的成就，即使有一些缺點，仍不妨礙他是金源一代的傑出作家。

最後，還得說明一下，這舊稿因爲是集解性質，所引都是文言，所以案語也用文言，即有些屬於現在修改的也只能依舊多用一些文言。

附 記

這部稿子由出版社付排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它直到今天才能與讀者見面，不能不引起我的無限感慨。當時，我之所以要整理這份稿子，有着兩個方面的想法：一方面是想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整理文學遺產，為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提供一點借鑑；另一方面，則是想通過業務實踐的道路改造自己的學術觀點和世界觀。我知道，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決非一朝一夕的事，徹底改造世界觀更需要畢生的努力。我的稿子不可避免地會留下舊思想的痕迹，會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但是，我仍然把它奉獻到讀者面前，希望能為大家批判繼承古代文藝理論遺產提供一點資料，同時也期待着大家對它的批評和指正。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就是在這個時候，萬惡的『四人幫』與林彪一伙互相勾結，從各條戰線向我們的黨發動了全面的、猖狂的進攻。他們在文藝戰線拋出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瘋狂反對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他們出自篡黨奪權的需要，妄圖打倒我國十七年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文藝、三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文藝和一百多年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革命文藝，也要打倒人類幾千年的優秀文藝遺產，製造一段長而又長的『空白』，然後把他們的陰謀文藝當作唯一正確的東西填補進去。在那種情況下，誰要是提到古典文學就被扣上『放毒』的帽子，這樣的一本書不能問世也就是必然的了。幸虧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



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挽救了人民。也使得這本積壓了十多年的小書終於能够印行。作為文藝戰線的一個老兵，我深深感謝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給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帶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天，並決心為迎接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的到來貢獻自己的餘力。

這部稿子在十多年前即已付型，這次只在原有基礎上作少量改動。我自己由於年老體衰，不能對它重加修訂，其中不當之處，請大家不吝批評指教。

郭紹虞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